

清陰年譜全

清陰先生年譜序

清陰文正先生事實二卷其編輯已久矣昔
胡文定公傳春秋以進曰天理日消人欲日
長而夷狄亂華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
愚未知今日之世道果如何而先生之沒已
十年矣則其消者不已而至於亾長者不已
而至於極也可知焉已矣然則此書亦不可
以不行於世也之書也初出於今大學士兄

弟始蓋廣記而備言之亦有緩其文而密於
意者傳曰其善志此庶幾焉爾然其通體之
所就不盡用年譜之法義豈猶不能公誦如
門人弟子耶愚僭不自揆悉取諸家凡例粗
加梳洗或不無雖問之勢亦不敢二創之隨
矣覽者其或恕焉可也或者以爲此書旣據
亂而作矣不曰定哀其辭類微乎愚謹唯否
而言曰愚嘗病鐸氏微矣夫微婉其文者乃

聖人作經之權衡彼鐸氏者乃敢自託於此而犯吳楚僭王之罪其不韙甚矣愚故只據事備載而已曾是鐸氏之敢効乎曰書有可行時亦有不可行時子以此爲不可不行於世何也曰愚嘗於先生墓表略言之矣亂極而終不治則生人之類滅矣故天不得不生先生以爲一治之兆矣天旣生之而人反晦之顧可能歟借曰天理明而人心淑則此書

雖無作可也故愚竊不自遜自附於文定之
義而無有懼心也萬一有天幸之會上備
乙覽而有以當上心焉則不能無補於撥
亂反正之義而非區區所敢望也

崇禎甲辰長至日門人恩津宋時烈序

凡例

一此書一因家乘所記而其有遺漏者輒補之

一先生是三嘉公所後故用程朱說一以三嘉公成之爲父子而於都正公則必用私親字以附禮經湫抑之意

一先生之義本主於大一統故此書因年以著統而甲申以後則依綱目天保天祐例

猶係於崇禎者所以明先生之志也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一

大明穆宗皇帝隆慶四年

國朝宣祖昭敬大王三年

庚午

六月初三日

己亥時

先生生于漢陽城南

外家鄭氏第

母夫人懷妊十二月而生

五年辛未

先生二歲

六年壬申

先生三歲

伯父三嘉公卒祖母李氏以

先生後之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

先生四歲

隨祖母往都

正公楊口任所

二年甲戌

先生五歲

三年乙亥

先生六歲

四年丙子

先生七歲

五年丁丑

先生八歲

六年戊寅

先生九歲

始學于都正公

七年己卯

先生十歲

八年庚辰

先生十一歲

隨祖母往都正公陰竹任

所

九年辛巳

先生十
二歲

十年壬午

先生十
三歲

還京

是夏邁痘疾幾
危明年始良已

十一年癸未

先生十
四歲

隨祖母往都正公大興

任所

十二年甲申

先生十
五歲

春還京○夏冠

十三年乙酉

先生十
六歲

聘夫人星州李氏

宣傳
官

贈吏曹判書
義老之女

受學于月汀尹文敬公根壽

按先生自敘文集有曰十六謁文敬公其
哭文敬詩曰振衣丙戌冬敘與詩不相符
未知孰是

十四年丙戌

先生十
七歲

十五年丁亥

先生十
八歲

隨往都正公豐德任所

○秋舉發解進士試

十六年戊子

先生十
九歲

春與仲氏長湍公遊天

磨醒居等山

十七年己丑

先生二
十歲

再舉發解○子宗慶生

十八年庚寅

先生二歲

秋中進士二等第九名

海平尹
暄榜下

十九年辛卯

先生二歲

九月祖母李夫人卒服

承重喪

二十年壬辰

先生二歲

四月遭倭亂自楊州奉

親避兵于江原道冬轉往江華浮海往湖

西瑞山○子宗慶夭

二十一年癸巳

先生二歲

秋服闋仍在瑞山

二十二年甲午

先生二十五歲

隨往都正公慈山狂

所

二十三年乙未

先生二十六歲

二十四年丙申

先生二十七歲

冬中

庭試丙科第

八名

安宗祿榜下

分隸權知承文院副正字

二十五年丁酉

先生二十八歲

在京○倭寇再逞監

守本院秘書于咸從縣

時分受朝廷令本院

監守

二十六年戊戌

先生二十九歲

陞著作

二十七年己亥

先生三十歲

奉母李夫人還京

二十八年庚子

先生三十一歲

轉博士○陞通禮院

引儀○夏除禮曹佐郎兼

世子侍講院

司書○遷吏曹佐郎○除弘文館副修撰

知製教兼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

官

知製教

已選然不詳其年故附見于此

是玉堂例兼而先生則曾遷

司諫院正言

二十九年辛丑

先生三十二歲

春還吏曹○夏遞

以

事命遞

特

尋拜弘文館副校理兼

經筵侍

讀官春秋館記注官○與同僚校正四傳

春秋以進有陞敘之命○夏病遞除成

均館典籍○秋以安撫御史往濟州

時濟

吉雲節逆獄廟堂深慮脅從之徒皆懷不

安之心且以守令屢經匪人民間疾苦無

路自達請遣御史往布

德音兼詢島中

弊瘼仍降內香命祭漢拏山先生膺
命而行洛訪利病如軍額充補防戍便空
進上蠲減儒生勸課等事條列啓聞多所

寢有南槎錄

三十年壬寅

先生三十三歲

春復

命

○除禮曹正

即出爲高山道察訪

時鄭仁弘得志士類盡逐先生又嘗過柳

永慶憲長至是永慶籍與援

讀書公小學

書

先生通籍以來未嘗有讀書之暇至是

先生通籍以來未嘗有讀書之暇至是

先生通籍以來未嘗有讀書之暇至是

道安山觀日出○差鄉試考官仍遊洪原

穿島北青侍中臺明川七寶山

三十一年癸卯

先生三十四歲

罷歸

與監司爭馬令為所罷

三十二年甲辰

先生三十五歲

十二月哭叔氏參奉

公

三十三年乙巳

先生三十六歲

除鏡城都護府判官

時北路有野人之警修郛者嗾其黨復有是除前任解由未出而徑除之物議譁然而猶未改數年之間連出遠惡地老親在堂賓客交慰先生夷然無幾微色鏡為兵使營門自虞候評事下至偏裨廚僕皆通判辦之先生承上接下殫誠盡職俱得其

心

三十四年丙午先生三十七歲坐事罷歸

三十五年丁未先生三十八歲除開城府經歷○以

兄子光燦為後

三十六年戊申先生三十九歲昭敬大王昇遐光

海君嗣位○遞授成均館直講時帝遣行人熊化

賜祭大行遠接使柳公根冬中文科重

試第三名超拜司導寺正○賜暇讀書

三十七年光海君元年己酉先生四十歲正月除議政

府舍人 敕使熊化來從遠接使迎送于

義州○七月拜弘文館校理○八月兼

世子侍講院弼善移司諫院司諫○九月

遞拜弘文館副應教兼 經筵侍講官春

秋館編修官卽遞

三十八年庚戌先生四十一歲七月拜弘文館應教

兼如副應教改宗簿寺正○十月拜弘文館典

翰兼如副應教進兼輔德○辭遞本職○十二月

拜弘文館直提學兼如典翰

三十九年辛亥

先生四十二歲

三月

擢拜通政大

夫承政院同副承旨兼

經筵參贊官

姪以

女壻張維為史官例兼春秋減下

與同僚斥鄭仁弘誣詆

先正之罪忤旨遞免

時以五賢從祀文廟鄭仁弘上劄誣詆晦

齋退溪兩先生光海久不批下先生率同僚啓曰臣等伏見右贊成鄭仁弘劄子以

先正臣李滉嘗言其師故徵士曹植有病痛處及故徵士成運只稱清隱皆不許以

中道因此發憤至以誣毀愚弄等語加之据摭他事詆排攘斥無所不至并及於先

正臣李彥迪其視之有若仇敵然噫仁弘
之爲人自少人多病其偏滯今於垂死之
日乃發此言豈其老妄昏謬之所致也仁
弘欲推尊其所師所尊以顯於後世而實
不知其所以尊之之道不在於過爲稱美
反招後世之譏也夫自古大賢雖以夷惠
之近於聖者猶未免隘與不恭之病蓋中
庸之至德非聖人莫之能也李滉與曹植
并生一世又在同道而所學所尚之或異
出處進退之不同雖未嘗往來相從而許
其素節取其高尚者則夫豈淺淺也故其
書札有曰吾與之神交久矣又曰素所慕
用之深又曰當今南州高士獨數此一人
論成運亦曰清隱之致令人起敬惜時人
不甚知其高耳然則當時知成運與曹植
者莫如李滉也惟其不欲虛辭溢譽以徇

人而輕許也仁弘必欲推而上之以躋於
孔孟程朱之列而後爲足夫人之造道自
有淺深高下之等又有氣稟之清濁所學
之醇疵中行狂狷自我爲目豈他人所能
強推而上之哉李滉之論不過如此非有
私意之蔽惑而仁弘反斥爲誣毀至以李
鄭之毀孟子楊雄之論顏子比之不亦異
哉先儒稱伯夷微似老子又曰濂溪拙賦
似黃老此只言其一段相近處亦可謂之
誣毀伯夷與濂溪者乎夫誣毀云者小人
猜忌善士摘其所無之過有意讒害之謂
也仁弘如以李滉與其師有不相喻處而
爲此不足之語云則容或有之乃於本情
之外自做不近之說敢告天聽其亦不知
自歸於誣毀也且仁弘又謂李滉以曹植
不仕爲非中道云者尤非李滉之本意也

李滉嘗銘故徵士成守琛之墓曰可往而
可返不偏而得中其不仕非無義也云則
李滉之意果以不仕爲詭異之行乎若李
彥迪之爲學李滉嘗稱其天資英悟自然
近道持敬功深非矯而爲之本之於身心
性情行之於家鄉邦國著書立言闡吾道
之本源闢異端之邪說貫精微徹上下深
玩其義莫非有宋諸賢之緒餘而其得之
考亭爲尤多求之東方鮮有其倫至其立
朝進退忠誠懇惻終始一致又曰推尊先
正雖務極贊揚然亦當從其實而言之不
可捏虛誇能而爲之辭以欺後世也其言
之不苟而可質如此蓋我東方自仁賢之
化旣遠其學不傳至麗朝文忠公鄭夢周
始倡義理之學逮入我盛朝非無豪傑
之士有志此道世亦以此名歸之者而其

眞踐實履粹然無雜繼夢周之緒爲後學
師範者實文敬公臣金宏弼文獻公臣鄭
汝昌文正公臣趙光祖及李彥迪是也至
於李滉則有加焉講明先儒蘊奧之義開
發後學顓蒙之陋窮格之功老而彌篤眞
積力久其所造詣實非末學後生所可形
容使一世之士皆能正其趨向知尊理學
而黜異端者果誰之功歟謂之東方朱子
誠不愧也凡此五賢臣學問之醇道德之
尊自朝廷縉紳下及草野韋布孺之無
知馬卒之微賤亦皆聞風而景仰從祀之
請蓋將四十餘年而適值我聖上快從公
議亟行典禮咸以獲覩盛舉爲不世之幸
不意今日乃有此媚嫉之言也夫舉國之
人不謀而同辭者是謂公論五賢陞享夫
豈一二所好者過爲稱譽推而上之者而

乃謂之時尚乎觀其所言決非和心平氣
之發而乘怒肆忿故舉他事有若脅持恐
喝之爲也臣等初欲一言以辨而伏想殿
下洞察其言之不倫不中而斥去之以示
尊賢尚德之意矣封章之入今已屢日尚
無明旨之降士林痛心輿情懷鬱臣等忝
在近密不能終默敢啓○時沙溪老先生
將求栗谷碑文於弼雲李相恒福申象村
欽曰何不託諸叔度今觀政五月兼承文
院啓辭其於此文有餘矣

院副提調○六月出爲廣州牧使

黃秋浦
慎謂柳

西垌根曰廣州椒井當益冷列此雖
善謔可見一時諸公推尚之意矣

四十年壬子

先生四
十三歲

春坐事罷歸○夏西叙

護軍○冬出爲延安都護府使

四十一年癸丑

先生四十四歲

夏罷歸

爾瞻等嗾死囚朴應犀使

從獄中誣告國舅金悌男挾永昌大君謀亂遂下獄死其子珠竝拷死先生之子光燦卽珠之婿也於是臺諫以悌男婚家論罷邑人追思之立石頌德

四十二年甲寅

先生四十五歲

四十三年乙卯

先生四十六歲

西叙護軍○

製進謝

皇太子箋文忤時議削官

時光海以所生母尊號準請將

遣謝

恩使其謝

皇太子箋有云念母貴之由子竊干觀過之聽先生所製也臺

諫論啓
削爵

四十四年丙辰

先生四十七歲

哭月汀尹文敬公

有祭

文挽
詩

四十五年丁巳

先生四十八歲

述野人談錄送弼雲

李相公

時廢
獻議陳大義

母之議方起李相國恒福
以為不可竄配北邊

先生作野人談錄以送之略曰國家不幸
八九年間上變告者日月斯生如漢朝淮

南衡山江都之獄無已時左右諸臣莫不
戰恐失氣無敢盡心讞平於是首相漢陰

公獻不可辭母之議廢黜以憂卒前首
相梧里公先事陳倫紀至嚴之論竄配關

峽弼雲公亦以故首相斥居田間家食閱
四歲矣今十一月復議貶損長秋宮事
公引虞舜處變之道冀悟上心反遠逐荒
裔然後人益服先王爲國家培植者不
但禦侮奔走之用而止耳大聖人遠見之
明出尋常萬萬如此何其聖也今公之議
廢而不行然自在朝公卿以下至於里巷
煩瑣無不誦說欽歎雖諸人請罪公者猶
皆知大節之不可奪正論之不可屈口外
訾而心內服以爲真不可及也昔韓魏公
以慈孝之說導帝與太后卒能全母子之
恩爲宋室美德公之心與魏公無異而獨
不能成魏公之事此則豈獨
公之不幸而已乎吁可惜哉

四十六年戊午

先生四十九歲

二月遭本生外艱○

有讀禮隨鈔

先生居憂以來常讀禮記手抄其切於資益者以優考據

名曰讀禮隨鈔

奉李夫人往安東豐山寓居

時時事昏

亂已甚人心危懼都下洶洶若不保朝夕

夫人南歸

四十七年己未

先生五十一歲

二月服闋仍持心喪

四十八年庚申

先生五十一歲

與權慶州泰一書論

安東三太師享獻儀

略曰府司三功臣位次享獻之非若徒以

久遠之事難於猝變則此乃固滯之見竊觀麗史古昌之役既破萱賊論功授職以

城主金某爲大匡以權某張某爲大相其
時位次上下可見矣厥後權太師張太師
俱陞爲大匡則其職次先後又可見矣金
太師直拜大匡而兩太師後乃追陞則因
功之高下而授職有差等先後之分亦可
想矣三太師竝生一時同德比義均有大
功一體報祀則宜以當時已定之次著爲
享儀神位爵獻不敢紊亂固是三家苗裔
世守勿改之規也豈可以後世子孫之盛
衰有所撓奪以致逆祀之非乎制爲祭祀
追遠報本本出於禮禮主於敬而成於順
祀而失序惡得謂之順也禮而不順惡得
謂之敬也不順不敬鬼神不饗今夫鄉里
之會簞食豆羹之微使之越次攘取則雖
五尺童子必知其羞恥而不爲也會謂權
氏子孫之多賢而反以童子所羞恥者事

其先祖乎吾恐權太師不享非禮之祀久矣又曰當時以東爲上則金太師爲第一以西爲上則張太師爲第一而史氏及諸書所記張太師之名次最爲居下以此知金太師當爲第一無疑也今者爵獻之禮先行於居中之權太師此實出於中間權氏子孫一番行事之誤而因循不改也明矣令兄豈聞自古及今有以中爲上之制乎令兄以東爲上爲無稽之說若果如令教一行列坐之位張太師旣非元功則當以何邊爲上耶况民思其德而以權太師爲主則何不坐於第一而反居金太師之下耶天下之禮安有坐之下而酌之先乎

熹宗皇帝天啓元年辛酉

先生五十二歲

春還楊州

石室○五月哭仲氏長湍公○十一月遭

本生內艱

二年壬戌

先生五十三歲

二月母李夫人卒

守制于石室廬

舍

三年

仁祖大王元年

癸亥

先生五十四歲

三月

仁祖大王

反正○

冬與昇平府院君金公流書論時

事

略曰自三月以來遇廢主父子恩禮自

上無不曲盡而至於諸公間論議與前所聞者大乖豈其間事勢難處有非外人所能盡知耶今聞廢妃病勢極重若因此

不救其斂殯之事一如頃日廢東宮之喪
乎其時自上許以宗室諸君之禮而執
事者不謹奉行多有不忍聞者况廢妃移
江都時衣僅被體足不襪侍婢無一人到
彼始奪宮人任氏所帶二婢中一人姑充
給事云此多有見而言之者雖出於道路
之傳似不至虛妄也又聞反正後將廢
朝時內寢衣襖封置仁王洞新宮其中必
有廢妃故衣之遺在者搜出若干襲兼送
舊使宮婢一兩人使之存則禦寒侍疾歿
則洗浴斂棺未知如何也此外從厚之典
皆在諸公一啓辭之間自
上寧有不許
之理乎此等事非台與玉汝莫敢先發母
曰事在儀曹非吾等所知也霍子孟稱爲
不學又遭宣帝刻薄之主而其待昌邑無
不從容曲盡諸公之輔佐
聖明仁厚之

之者議乎又曰民無其自乎蓋緣一反正之
初所以致此豈無其自乎蓋緣一反正之
法用乎雖廣而失志懷怨者反求疵而與
心難平籍口有地浮言夾助不逞之徒遂
以路覺爭相啓心甚可痛也所未曉者
聖明御極清流棄進朝論夕思已踰半歲
而紀綱之紊亂民主之愁歎邊備之空疎
無以變於前日太平之治終不得見耶
若此言將恐糜所心腎久託體統沒立
奈何此言近乎朝廷專務恩貸或流於
制德得道不可易彼子產孔明豈皆

不知
不
手繼亂世者不得
非嚴酷之尚也

四年甲子院主三歲李适反有起復之命上

疏請終制許之○四月服闋即拜吏

曹參議是月辭還事先生累為是職申明故

待○時先生奏制主畢初諸議專務保合反

列致是非不明仕路稍襍先生每以旌五月

院副提調○六月復拜吏曹參議

辭不許○八月拜司諫院大司諫辭

不許○

上劄論八漸

有曰漸公道

聖學有復退

漸言路有復塞之漸倖門有復啓之漸貪猾有再肆之漸雜人有交通之漸

有不嚴之漸女謁有將行之漸凡累千言舉其切於君德關於治道者反覆陳啓

辭甚剴切

上嘉納冬遞授龍驤衛副護軍上疏乞

解官改葬

特命帶職往來

三嘉公宅兆不利是冬改

葬十一月拜禮曹參議移吏曹參議辭

不許○十二月遞拜承政院右副承旨以

親嫌卽遞移拜刑曹參議

五年乙丑先生五十六歲正月拜大司諫○二月拜

吏曹參議上疏論時弊忤旨遞略曰推

母間誠偽重待言官母挫直士變故無窮
母拘常規制有妙母失事機母惡朋黨
以疑羣正母好辯給以啓讒佞母恃崇高
崇高易塌母輕疎賤疎賤反合上以母
惡朋黨為非嚴旨特罷
因政院陳啓只命遞職四月拜刑曹參議

即日移拜右副承旨特授承政院都承

旨兼經筵參贊官春秋館修撰官藝文

館直提學尚瑞院正辭不許詔使來

迎送于碧蹄

時先生本生內弟鄭廣成爲

上以

詔使僉接之際不可無先

與同僚

啓辭請遇災修省

時全羅忠清慶尙咸鏡

啓曰臣等竊念仲夏爲正陽之月陽氣極

盛王者體天行政門閤禁閉恐時氣之不

宣關市毋索慮政令之或苛至於寬恤重

囚而益其飲食別置騰駒而止其蹠齒使

萬物羣生無不遂其長養之性若於仲夏

行冬令則雹凍傷穀暴兵來至此逆天時

致乖氣之驗也伏願

心夏盡修省之道順宣陽氣排抑陰邪行

寬大之功戒暴急之征存陰雨之備勅邊

圉之事被災各邑量蠲民役以示敬天恤

民之七月 特拜嘉善大夫兵曹參判 辭

不許尋拜司憲府大司憲與同僚上劄陳

四條劄中陳良天變廣言路嚴宮禁謹

膺但劄中內族婦人妄為干預之說殊極

驚駭所謂內族指何人而言做出此言者

亦何人耶卿等其盡言無諱先生引避以

為臺諫因其所聞而陳啓有則改之無則

加勉而已不可究覈言根請遞職名處置
出仕三告加由時上從母李氏婦者出
入禁中頗有干預九月又上劄請下
之事故劄中及之

罪已求言之教時災異疊現人心危疑先

策十月拜弘文館副提學上劄論睦性善

柳碩等仍退歸石室陳疏遞免

先是仁城君珙倡率

宗班加不道之說於

朝廷方議保全之策而母妃累請廢處至

睦性善等投疏以試傾軋之術先生上劄發其隱略曰性善等於危疑之際不顧

宗社之大慮自附於諸賊所引之王子以試其超兄之術其心誠不可知也傳曰

新間舊淫破義六逆之二也性善等以新進之人傾軋朝廷設淫辭而破大義此

不順之大者也國家之事由此可占伏乞

出石室上疏曰臣既不師括囊之訓以淡斥性善等之故而獲被峻旨所當結舌

而退不宜復有所陳瀆而顧念此事雖是
二三年少輩所爲而其分別進退之際實
關於朝廷治亂之分聖學修否之驗陰陽消長之會
朝廷治亂之分宗社臣民安危之機故
不避雷霆之威終畢其瞽說焉夫大臣
三司處珙之論孰有謀害王子之心臺
閣之請廣言路者豈出於欲行已志之私
而性善等以陷君不測惟已是從等構
捏之語先試傾軋之手段以逞其進取之
計猶慮夫權勢之不能常持人事之不能
常期一則曰嘉禮可爲世安則圖結戚里
之助時世子嘉禮議於尹毅立家毅立
乃逆豎仁發之叔父也時議頗爭之一則
曰仁城無罪世變則欲受疇言之報弄幻
頗舌壽張婢闔神姦鬼譎出彼入此自以
爲聖明可誣一世可欺而不知人見其

肺肝矣其營營求利之態昭不可掩醜不可言若此用心將何所不至也臣之妄見適出於此而君聖明乃以忠直嘉獎臣竊惑焉○後仁城君珙復出逆招益狼藉始右性善之輩一皆合辭請處以法仁穆大妃亦下教數其罪竟賜死

六年丙寅

先生五十七歲

五月差

聖節兼謝

恩

陳奏使同日拜同知中樞府事聞命入

城

時海路危險前後見差者皆辭避三易望而竟歸於先生

六月辭

朝八月渡海十月到北京呈文禮部辨毛

文龍誣捏

本國事情

己未遼廣之陷天朝人毛文龍率

流民避入我境椶島

本朝廷接濟甚勤毛

將後漸猜疑構誣

呈文禮兵二部痛辨冤狀略曰登萊撫院

及大部因毛鎮揭報仍咨小邦有曰海外

情形微變屬國携貳可虞嗚呼皇朝視

小邦如子小邦事皇明如父母子而得

貳父之名父而有疑子之心為其子者當

何以自處乎小邦二百年來赤心事大
顛沛艱難萬折必東此天下之所共聞携
貳之言奚為而至哉小邦君臣自聞此
言含痛結冤日夜腐心不知有生之為樂
也辛卯之歲倭酋秀吉潛圖射天致書
要我假途為名先寡君昭敬王即具奏
聞神宗皇帝降敕嘉獎竟發大兵埽蕩
倭氛再造屬國頃年小邦不幸倫紉昏亂
奸臣主和虜之謀寡小君昭敬王妃奏

請廢置盡誅奸臣固已申大義於天下矣
小邦區區忠義自以爲神明可質豈意將
遭因極之言乎寡君仰戴皇恩俯思
職分日夜焦心庶幾相時順動協助
師一掎一角蕩滅此賊以報我
之德凡所以待毛鎮者一出於至誠百僚
停俸而不忍遼衆之飢餓邊兵絕餉而先
急遼營之運餽常飭陪臣因或少懈今乃
有大謬不然者人心不如我心一至此耶
夫導虜爲難與奴合謀此天地間極惡大
逆果有卽一日不可不明其罪果無卽一
日不可不伸其冤斷不容擬諸虛實之間
置之疑信之地使海外人心舉皆銜冤抱
痛無所自容也又聞關上塘報虜酋之生
也麗人送米十二包小邦舉國殫財以奉
毛帥尚患不能贍而何暇發軍食奉餉仇

讎乎至如送喪之說向年浚河之役小邦
元帥姜弘立等數萬全軍陷虜至今不歸
此輩久在賊中爲其所脅不無奴死從喪
之理也以此指爲小邦遣人送喪則豈非
冤痛之甚乎今自大部敷奏痛辨仍賜宣
示再使天下知小邦初無導虜通使之事
然後三韓之民禽獸而爲人夷狄而爲華
反逆而爲忠順矣不然寧死於北闕之
下何忍久蒙惡名容息於覆載之間乎禮
部因呈文題本曰看得屬國之於中朝
不啻戴皇天而依父母果懷疑貳之心則
罪誠難逭若秉堅貞之節則忠自可嘉今
朝鮮陪臣金尚憲等快示昭雪一呈力辨
絕無携貳導奴之事爲其國主鳴冤訴
誣呼天搶地其情孔亟有不白不休者其
所自述道路之傳聞塘報送米送喪等情

雖事在彼中遠隔異域臣部未敢懸斷其
有無而據其迫切之籲詞遡壬辰倭難
昭敬王乞師天朝銜恩再造且云二
百年一心忠順十年來援遼血忱或陷虜
迫脅之麗人難保奴死從喪之事而其
國主之效忠竭志孝不愧於曾參倘不亟
爲昭雪則朝廷之上遐邇之間天下皆
眞以麗人有導虜通使之罪一日難容覆
載之間揣情度理亦無怪其詞之哀而情
之迫也伏祈 聖明垂鑑憫其懇誠賜之
溫諭庶屬國君臣不至以負罪懷疑畏
而益堅其忠順俾共秣馬厲兵協力滅奴
以爲恢復全遼之舉亦麗人之矢心以報
聖主者矣奉 聖旨覽朝鮮陪臣辨雪該
國攜貳通虜甚晰豈其累世敬恭一朝背
順効逆朕實推心度其無是該國君臣母

自猜阻尚益堅乃心戮力同辭以明無他
朕亦未鑑爾忠貞無替柔懷於爾國陪臣
金尚憲等具
見輸誠可嘉
有朝
天錄先生到登州有
析復擊柝夜長不得息何人寒無衣何卒
飢不食萬家各安室獨向城上宿豈是親
與愛亦非相知識自然同胞義使我心肝
惻華人見之曰眞君子之言也此外題詠
亦多傳誦吏部侍郎李康先都御
史張廷登見其諸篇序而刊行

七年丁卯

先生五十八歲

三月在北京聞

本國被

兵呈文禮兵部乞出兵直擣虜巢以掣其

後且辨毛文龍誣奏

呈文有曰職等頃蒙提督票祇謁文廟路

上見者皆言鮮人不知其國之被兵乎
職等初聞未信但自驚訝繼而進于闕
下所聞亦如此奴賊之東搶決然無疑矣
仍竊念小邦兵單糧少四無助援平日所
仰望者天朝而已今則海路隔絕緩急
不能赴號而毛鎮又兵疲食缺自知氣勢
不振江冰將合則入保海島以爲避兵之
計非但賊來不能飛渡毛營雖毛鎮亦無
由出陸以見虜馬况望其協濟小邦之急
乎以此料之小邦安危存亡不可知也小
邦爲天朝守職盡分向年遼河之役已
與虜結讐構怨又以毛鎮藉在小邦奴之
必欲吞噬小邦者其心豈頃刻忘也直以
內憚關門寧遠之勢顧念巢穴不敢逞計
迨新酋用事之時因喪示弱無故請款圖
緩關寧之師乘機驟發悉銳東向蹂躪我

城池虔劉我士民窺覘我王京此其勢
豈獨欲吞小邦而已乎小邦一日不支則
毛鎮一日亦無所依著毛鎮既無所依著
則彼將揚揚恣睢專力西犯皇朝疆域
之憂必不止於今日也然小邦倉猝之際
始雖敗衄忠義之師終必大奮誓滅此賊
以報皇恩而靖藩維職等竊想東兵之
交尚未解也雖暫解亦不久復交也誠及
此時速發偏師乘其空虛擣其巢穴使賊
首尾牽制狼狽莫救則一舉而全遼可復
屬國可全羣醜可滅此正難得不可失之
機會也堂堂皇朝廟筭已定區區小邦
陪臣固知不敢妄陳而芻蕘之言聖人擇
焉且係中國邊疆安危之機小邦宗社
存亡之會在此一著不勝痛迫憂憫之至
冒昧鈇鉞之誅敢此仰陳該部因呈文題

本曰金等呈到部臣讀之未竟不覺拊膺
歎曰有是哉奴之狂逞狡詐一至此乎臣
實至愚極陋不能不爲寧撫効一籌也奴
自發亂以後九年于茲唯去春寧遠一
差強人意臣實擊節嘆賞之迨臣填數
樞與關外有同舟之誼夫寧遠山海之
宿將重兵休養日久挑選精銳自足結
而東况南有登鎮東有毛帥北有疑虜
撫期會並舉某作正某作奇某作前茅
作後勁何以擣虜之巢何以邀虜之歸
使奴首尾不能照應驚我軍自天而下
殲奴酋而復遼疆在此一舉不然無以
朝鮮恐奴兵還巢之後併力西向爲患
方大也則何如及今乘奴兵之遠掠刻
渡河先發制人耶登萊撫臣之報如彼
鮮陪臣之呈又如此臣是以痛心疾首不

能無一言也奉 聖旨奴兵東犯朝鮮必
不能支着馬上差人說與寧遠撫臣乘奴
遠掠巢虛之時挑選關寧精銳輕兵直擣
牽奴後而紓屬國之急毋得遲緩坐失事
機軍門遣水兵數千到鴨江太監四人繼
至未幾罷歸大軍竟不出○其辨誣文有
曰伏聞毛鎮塘報有云麗人恨遼民擾害
暗爲奴賊奸細欲害毛鎮噫此何言也小
邦之失歡於毛鎮初不過參刀紙束之微
耳輾轉憎嫉日淡月積常時構捏亦已甚
矣至於今日居停之地共受兵禍軍民糜
爛疆場潰裂 宗社存亡決在呼吸而同
仇之義少不見憐乘人之厄反以爲幸張
皇虛說必欲加以不測之名君子之用心
豈如是乎雖然此不足多辨也 天朝之
於小邦恩猶父母也毛鎮之於寡 若事

同一家也遼人之於我民義實同胞也天下寧有仇視同胞欲害一家與隣為謀引入門庭背反君父而自甘禍敗之理乎萬目所覩萬耳所聽不過時月朝廷必知小邦之冤狀矣昨者舌官又言閭下問及小邦與倭為婚夫倭奴本一戾氣所鍾四海萬國蠻夷戎狄之中未有如此別種也小邦不幸與之為鄰視之如豺狼毒虺不能痛絕稍存羈縻至於萬曆壬辰之歲欲犯天朝假途為名陷我八路覆我三都夷先君二墓擄國兩子此小邦百世不可忘之深讎也只緣小邦兵微力弱未易自強天兵撤回之後勉奉朝廷權宜之策復許關市要戰寇鈔亦非小邦無故自通於讎虜也小邦雖僻在海外而久沐東漸之化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講

之有素豈忍與異類忘離結親以辱其祖
先以羞其臣民以貽醜於天下後世也○
歸到登州軍門將行餞宴先生以
國被兵宗社播越呈文固辭不受 本五

月奉 皇極殿重修詔以歸道拜大司諫

進階嘉義大夫復 命辭 不許備忘記

賁來該部題本及 聖旨則我國被誣之
事非但快雪十行 溫綸字字丁寧非惟

聖天子明見萬里之致亦豈非奉使之臣
至誠感天而然也事甚可嘉使書狀各加

一資以示嘉悅之意仍 命引見先生上
疏辭又啓曰虜馬深入 宗社蒙塵城下

之辱所不忍聞臣奉使阻滯 上劄請謝遣
不即歸赴 國難罪當萬死

虜使以絕後患

時虜使將至廟堂啓處接待之事先生上劄略曰胡

閻臨戎翊以新兵毛帥有挾氣勢益張勒住奉奏使臣亦可見其一端也若訶知劉

胡入境却使我國執縛以送或生班超揆虎穴之計遣一將領要其歸而縛取則

臣未知國家將何以善其後也况醜虜桀驚已甚聞其前至江都多出悖語今來

國書不無慢侮之辭酬答之際亦甚難處伏願殿下特令廟堂更加商量及其來

到近圻諭以事勢謝還劉胡俾悉我國不能自由之意彼雖無知容有諒其實情

之理假令嫌怒猶愈於由我殺使也拜兵曹參判改都承旨

啓請勿復姜弘立官爵

光海時天朝徵我兵校攻虜賊元

帥姜弘立領兵至溪河不戰降虜為其所
淵是年春弘立導虜入寇構成虜人留弘
立而歸未幾弘立死朝廷復官賻喪先
生與同僚啓曰弘立受朕出境甘心降虜
引賊犯國意在非望罪符逆豫惡甚賊
禍實天下亂賊之甚者也國家無法正
論不行王誅未加徑斃牖下神人之憤
至此極矣今若復爵賻喪則將何以勸人
臣之忠而懲天下之惡乎王言一下
所關極重不敢捧承傳之意敢啓乞

由往浴椒井于榮川仍省拜家廟於安東

是年春家族奉家廟避兵仍住安東李仁居獄起以副提學

承召還朝上劄請遇災修省其略曰
殿下

懲既往之失益勉自盡之遺毋徒勤勞於
裁決簿書而務恢遠大之圖毋徒講論於
訓詁章句而淡造高明之域雖謀屈羣策
而必擇善而用中雖德洽好生而必瘳惡
而盡姦使春生秋殺夏育冬遂各順其道
無失序亂行之事則天意克享而災異可
未消
十月兼世子右副賓客卽遞○十
矣

一月拜大司諫旋遞○十二月兼同知春

秋館事 上劄請勿以中國物貨與虜略

自古關市之道皆出土物以有易無寧有
遠貿異國奇貨以中夷虜之欲而啓無窮
之弊者哉弊源之不塞猶不可謂謀國之
善況大義至嚴後患至重者何可不深思

而善處之乎 天朝若聞我 國用中國
物貨以與虜互市必大怒而斥之向日毛
帥構誣之言不幸相符未知 朝廷將何
以辨之也議者多言兇賊密邇其勢可畏
天朝寬大必不我責臣以爲不然臣之事
君猶子事父豈可恃父母之慈愛而怠於
敬謹畏盜賊之侵凌而不顧大義乎設令
天朝寬而不責取之 父母之國用之仇
讎之虜顧於
義何如耶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一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二

毅宗皇帝崇禎元年戊辰

先生五十九歲

正月柳孝

立謀逆事覺以大司諫參鞫

時孝立許道等謀逆將推

戴仁城君珙事覺伏誅

四月上劄請

虛心察理禮

使臣下

時判義禁徐洸以微事下獄諫官權濤亦被削黜玉堂諸臣上劄論

事上以輕躁為教故上劄論之

拜副提學改都承旨○

加資憲大夫辭

不許

錄前參鞫勞也

八月拜刑

曹判書移大司憲遞拜議政府右參贊○

冬

特除都承旨

先生屢拜是職上嘉其稱職不拘資級而有

是除

二年己巳

先生六十歲

二月兼弘文館提學同知

成均館事○三月病遞都承旨西敘尋拜

同知中樞府事○四月疾就遣內醫視

之命內局賜藥物下教政院屢問證勢

輕重上疏陳謝○閏四月上劄陳時弊

請講

要務革弊政紆民力養軍兵七月拜右參贊兼弘文館

提學辭

不許

○八月

上

劄論

金差

招

見禮

仲略曰竊聞自

上招見

金差

時逆

奴

廟

奴

堂之意也

自

上招

見

隣國

之使

其禮甚

重不

宜草

草講

定

啓敵

人凌侮

之端而貽

國家無窮之恥也

昔

南宋

之日

國勢

未振

振

虜人所言不敢少忤其時有割地不已必

至再拜再拜不已必至稱臣之語千古為

恨前事之明鑑後世之所當戒者也我

國家兵威武力未必大瘳於隣敵而其

以維持保守者以有禮義名分也今並與

其區區所自保者而不能守之則雖有倉

廩府庫宮室百官之富實與亡國無異也

胡銓所謂不戰而氣自索者不幸近之臣

不勝痛心焉仲男既已椅坐於

清陰先生年譜卷二

二

前待之以客禮則今雖竭東海之波未足以洗其恥臣之所言豈復有一毫之抹哉殿下何不奮發大變革決於一心誓於神明浮言邪說不得投間則中興萬世之基自今日始也豈以千里而畏人哉倘或不然而徒以含容遜順為保國之長計則國勢駸駸然日入於左衽之域矣如仲男客遇之禮特毫末之微耳上優答而不用十月拜大司憲復論劾睦性善破

嚴教引避 特遞授知敦寧府事屢疏不

拜因昨年逆變追論性善前事

三年庚午

先生六十一歲

正月辭兼帶弘文館提學

同知成均館事三告加由再疏得準○入

枚卜先生所撰伯氏仙源先生碑銘云母舅鄭公昌衍壻張維暨不肖一家四

人同時冬拜禮曹判書又兼弘文館提學

○上劄請於 國忌日權停望 闕禮蒙

允施行略曰成宗大王忌辰適與皇

并之禮不可廢也先王忌辰素服哀疚

之心亦不可忘也臣聞吉凶異道哀樂不

相干禮之大經也忌者喪之餘賀者樂之

事以喪餘之日而躬舞蹈之禮恐有乖於

不奪其喪親之訓也禮雖有不以卑廢尊

之文此則指祭祀神祀使人代行之事其

與親行舞蹈於喪餘之日不同也且
下於禮訖還宮之時穿過殿內咫尺不違
之地餘敬未盡而遽撤宸版乘輿以臨
亦似未安豈若還由來路之心安勢順乎
上依劄施行

四年辛未

先生六十二歲

三月承

命奉審

太祖

大王影幀于永興府濬源殿

缺

月復

命

○冬拜大司憲兼

經筵

世子賓客移

拜都承旨立辭

不許

五年壬申

先生六十三歲

二月劄論追宗祔

廟非

禮仍辭遞議反正初辭上祭稱考儒臣私親廟禮官

得俄而追崇入廟之議遂起舉朝經年

力爭時適有太廟之災先生上劄略曰

伏見禮曹啓辭宗廟階砌無故頽落聲

動神御臣聞來不勝震驚憂懼之至

太廟者祖宗神靈所聚之地也人君凡

有所失必先戒告警惕以示修省改過之

端昔飛雉升鼎殷宗修德寢郎獻夢漢武

悔過神人之理顯微無間其丁寧之意不

啻若諄諄然命之也夫階砌者等級也等

級猶名分也名分壞則下犯上臣犯君之

象也神道玄遠雖未知某事之應而今茲

之事實為明白殿下揮斥廷議銳意追

崇必欲亟舉典禮若爾則升祔也大院君

新主而祧毀成宗大王舊廟也

君於殿下親也於成宗臣也子孫也
升不當升之臣與孫祧不當祧之君與祖
是等級廢也名分壞也廟禮之變孰大
於此愚以爲祖宗神靈於此必大變動
大警惕以啓我殿下悔悟之心也伏願
殿下遇災恐懼深思反求亟示悔悟之意
俾無過尋拜刊曹判書○五月復拜大司
舉之尤

憲率同僚復論追崇廟號
啓曰殿下

廟爲教羣下莫不仰之曾未幾時又下
速定宗號之教一哉之心豈如是數

變乎自古入廟而不稱宗則有矣末有不
入廟而稱宗之禮也請加三思亟寢追上

宗號
之命
勅吏曹判書李貴荐被嚴旨力辭

得遞未幾連有

譴出石室待

命

時李延平

貴力主

追崇之論時其

恩寵侵辱大

臣先生劾

之曰李貴不顧事理每發麤厲

之氣寅緣議禮侵辱大臣凡在見聞孰不

痛駭東方

雖小本以禮讓立國禮讓以則

國隨以

豈不寒心事關

國體

始建家

不可以

勲貴而饒貸請

命

罷職

始建家

廟于石室

○六月間

仁穆王后喪入臨

還石室

六年癸酉

先生六十四歲

夏用大臣薦拜咸鏡道觀

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咸興府尹上疏

清陰先生年譜卷二

五

辭不拜○十二月拜大司憲屢辭 不許

入謝上劄論六條

一曰節私慾以養聖
二曰務實德以謹

天戒三曰廓言路以廣聰明四曰嚴
宮禁以杜交通五曰省煩冗以紓民力六

曰選將帥
以固邊圉辭免還石室

七年甲戌

先生六十五歲

夏拜大司憲兼藝文館提

學屢辭不就○領議政尹公昉陳劄薦先

生請以自代

尹公子海嵩尉新之所撰行
狀云公病亟陳劄言金某剛

方正直宜為大用舉以自代蓋某以不稱
旨退居有年雖在君臣未契者苟知其

賢則推引益力如此
上優答之未久用其言

八年乙亥先生六歲三月拜大司憲三疏辭遞

略曰殿下既以言責命臣臣當竭誠盡
慮思所以稱其職者而第今日可言之事
皆諸臣之所已陳殿下之所厭聞況臣
愚妄屢試不可用者乎夫身用言廢古人
所恥臣雖驚甚亦何安於此也臣與其進
而不得言曷若以退為諫而冀悟聖心
之萬一乎孔子曰君子居其室出言不善
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邇者乎殿下於此
三復致思翻然改圖誠心遇下容受讜言
朝廷之上無以言獲罪之士則雖在草莽
巖穴之人亦皆聞風興起願立於朝矣
如臣衰敗癯殘者老死丘壑亦已榮矣

遊清平山有清平錄○夏拜成均館大司

成辭不就

詮曹以士習不羨啓請可爲師表者勿論資級擬望故有是除

八月拜大司憲再疏力辭

不許召旨三

降遂入謝

御批卿之剛方予日思之須速八來以振頽綱又曰予之思卿

如此卿亦無戀闕之心哉雖有疾病勉強上來以副予求舊之意先生黽勉入謝時

有罷榜之論兩司爭執先生啓曰爲國之道謹守法令法令不固則民志不立而橫

議肆行國不可爲也罷榜者天下之所無而我國之弊習昔在二先朝設科之後

每爲罷榜之論士習日渝獎亦不賢不得已因禮臣建議依中朝之例塲屋雖有

變故試官之應罷者罷之舉子之應削者削之永勿罷榜事疏而爲令著爲定式斷不可續續撓改也今番科舉場屋變故雖多徐究其故則皆不過試官舉子之所失應罷者罷之應推者推之應削者應爲處置之而已何至復爲罷榜之論廢先王已定之令啓後日無窮之弊哉不但今之榜不當罷自今申明舊令勿開罷榜之路俾士心有定弊習永絕可也前後引陪祭避至四玉堂請遞上持命出仕

山陵得疾昇還辭遞

先生於歸路疾發上使御醫診視特命

陪從中親屬一人畱護屢問病勢輕重

十一月拜大司憲兼

備邊司提調上劄請養兵選將

遣監軍御

史三人于統營及慶尚左右兵營與閩臣
同議軍務專意訓練御史許帶臺銜兵使
以下官吏犯法及軍
民癘瘼隨聞馳啓
三告加由又上劄辭

職仍寓勸戒之意

略曰臣中年百病身事
艱危廣迎名醫日求方

樂而所言各異未知適從歲月之間略試
諸術刀圭之力不能救沈痼之疾責效太
速厭倦繼之殊不知良時易往暮景如飛
千金之軀忽然若朝露客邪交侵鬼事漸
迫撫躬悲歎將復何及當時有勸臣以神
丹妙劑保元延壽之術者不用其言以至
於此臣不勝悔恨哀憐之至伏願
勿以此臣言為狂妄於保養
聖躬之方務
盡其極益修祈天永命之福
十二月
仁烈

道以其基億萬年無疆之福

王后上賓與同僚上劄論事

請惕然警動

答天譴又曰大喪衣衾絞冒之具一取於市民未知此例初於何時而國家設尚方以為內府吉凶之費安有預具而乃至如此奚止市民之失望甚非王制之本意也且大行王后謚號初以明德議擬而復因下教改擬明憲臣等雖未知聖意之所在謚者有司之事若出一時人主之意則不但有徽於大公之道抑恐來後世之議而啓他日之例也

九年丙子

先生六十七歲

春拜工曹判書兼弘文館

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

經筵春秋館

成均館事 世子右賓客再辭文衡 不

許尋改禮曹判書上劄論報虜 國書時

使因事致忿不傳國書而歸廟堂將以私

見竊寫者追答報札先生上劄言無挾自

大過機不受致渠忿怒反肆倨傲輒復卑

辭懇求自取侮慢甚可歎也況渠自廢其

主之命而我以私見竊寫者追答報札冀

博原書僥倖彌縫之計 國體安在哉臣

則以為斷 三月加正憲大夫 元孫誕生先

然不可也 產室承 命撰進 罪已教書

故有是 命撰進 罪已教書

時因司諫院請 下哀痛之教 命撰進

生製進 教書旋因廟堂啓辭寢 其事上

劄論西路設鎮分兵便否略曰夫和之不

而後知也致兵構亂雖未能日月期而亦

戾戾乎殆哉以國家宗社安危之重待

決於安州一城之勝負豈不寒心賊若踰

入於海西則事不可為也臣之愚計關西

設三大鎮使都元帥鎮慈母城副元帥鎮

鐵甕城本道兵使鎮安州城三分關西屬

于三鎮各選屬邑軍民之精銳武士之勇

敢者撫養訓練更代以時使自為守必有

大益然兵少力弱難以久抗大敵有事則

黃海之兵救慈母咸鏡南道之兵救安州

北道之兵救鐵甕安州受敵則慈母鐵甕

共救之鐵甕受敵則安州慈母亦如之又

擇大臣重臣之忠藎威望者駐劄平壤統

御三鎮不必事事遙制而臨戰逗撓失律

者請命而行法焉又選三南關東畿內
兵整勅戎器緩急卽召以克宿衛且如都
元帥之兼領平安監司三鎮所屬要害之
守令間許主將薦聞亦可竝議也此其大
略若夫潤澤損益惟在廟堂深思而熟講
聖明睿察而夫決也或云計畫已晚無救
燃矐然臨渴之井三年之艾亦愈於坐以
待盡若遭今日之勢而毋變今日之規模
終亦末如夏由大司憲拜吏曹判書以廉
之何也

謹特加崇政大夫竝固辭不許時命

選朝臣中廉謹之人先七月因科舉罷場

生與數三宰臣膺選劄論便宜○八月辭職乞退三告不許

又上疏出前請仍論俞伯曾事 嚴旨特

遞退歸石室時司諫趙綱疏論時相語頗

論乘時建對右綱先生惡其十二月清人入

寇十四日 上幸南漢山城先生追赴

行在虜勢焱疾犯境三日哨馬已到西郊

入南漢山城先生聞變追赴病卧寓舍上

七日肅拜行宮請對即命引見

臣之罪可勝言哉然既往不諫今日之計

清陰先生年譜卷二 十

戰為應此言在今日最切未知上十九
意以為何如也上曰卿言是矣

日詣朝堂折斥王世子就質之議大

以下請對欲以世子為質于虜營先生
即進于備局詰問領相金瑬答曰為宗

社不得己也先生切責曰宗社無主則
何以為己也宗社豈有臣下倡為以儲君

與賊之議者乎我與建此議者不可同日
生也相公即可復入自陳前計之誤不然

忠臣義士必有奮臂而起者矣辭氣嚴峻
左右縮頸塗惶汗沾背不知所出乃詣閣

待罪世子由此停退自是廟議差備邊
稍絀然疾視先生如待一敵國云

司提調又拜禮曹判書○入對極陳一意

固守之計其略曰守堞軍兵一萬七千數

各司胥徒本州官奴亦不下七八百人而
本城形勢亦多險絕防守稍緩處今須料
理善為分配抽閱各營精兵可得四五千
擇武臣可堪將領者各配千名或數百曰
夜同處乘便出奇夜斫虜營萬一有濟今
當於死中求生糧食有限外援難恃豈可
坐以待亡乎金瑋以為守堞之卒決不可
抽用上意亦以為然卒不能用○一日
引見備局諸宰先生在後列上忽下教
曰禮判自今亦須深思方優之計勿為固
執對曰臣何敢固執謬見以敗國事但
欲願忠而計慮淺短無所裨益亦不敢雷
同隨眾以負初心自
上曰將何恃先生曰天道可恃也
上默

然時戚里洪振道者造蜚語謂和議歸一
而獨一二人為稷滿城人心無不怨咎云
云蓋指先生而言上承命禱城隍廟
惑於其說故有是教承命禱城隍廟
及百濟始祖廟時受圍日久無計可施
以祈冥應先生承命再行一日大風欲
雨及先生禱城隍風即止不雨仍啓曰人
窮則反本故疾痛慘怛必呼父母今者
元宗大王影幘方御開元寺請自上親
祭以告之即允

十年丁丑

先生六十八歲

正月十六日詣廟堂哭裂

國書請對極陳死守之義

先生以病不詣
備局者數日諸

大臣促起之遂力疾以往崔鳴吉方草
國書有若得意鼓舞者然先生不忍正視
直造三公所在領相取鳴吉所草國書
以示之書中求哀請降之辭極其卑詔有
臣罪擢髮難數等語先生讀未半不勝憤
激慟哭裂書謂大臣曰諸公何忍爲此事
乎金瑬曰然則其中已甚處可改之鳴吉
拾取而嘻笑曰公雖毀弃吾當補綴以進
矣因謂人曰裂麻痛哭安有如此事也其
人曰何以處之鳴吉曰扶而去之而已奈
何先生復責之曰今日之事在國家固
不忍言雖以公之一身言之以累世名族
擔當此事不思忝辱先祖乎况公之先人
亦嘗出入先生門下知名於士類間頗爲
儕輩所許而公今如此他日何面目見先
人於地下鳴吉曰何獨咎我至此先生曰

今日之事非公當之誰復當之鳴吉變色
而出先生詣局請對憤氣填膺涕泗交下
嗚咽不能言良久始啓曰臣毀破國書
罪當死今日之義不可兩立請先戮小臣
以一人心上遽止之曰卿何爲此言予
非爲一身計上爲宗社且念王室尊
屬盡在城中誠不忍舉族就滅也對曰臣
之所陳乃所以求生之道也昔靖康之難
宋之臣子皆勸欽宗親詣虜營宣盡爲不
忠者特以不能深慮牽於虜人講和之說
終使君父陷沒彼徽欽爲虜所迫千辛萬
苦於沙漠之間到此雖恨不死汴京宗社
之下何可及也自古善待降國之君無如
晉武隋文宋祖而未有仍王其國者况虎
狼之心必不可測願殿下勿爲和議所
誤今者軍心未變糧食足支一月山城形

勢絕險敵兵雖多必不能仰攻君臣上
下誓心死守豈無為殿下歟死者乎萬
一天心不悔歸見先王於地下無愧也
何可復蹈青城之轍乎我朝立國名義
正大今若俯首臣虜惟令是從則將向所
不至乎草野義士必有憤惋欲死者難言
之變尤不可不慮也上不答俄報虜使
來在城外求見宰臣先生又啓曰國家
存亡決於今日不可但與一二臣圖議請
召二品以上侍從臺諫僉議可否先生退
出而竟無會議之事翌日宰臣奉
降書詣虜營是正月十七日也不食六
日又自經幾殊刻人救遞禮曹判書以大臣
自上出城時不聞廟堂將執斥和臣與
可無禮判遂遞之

虜扶詣

宮門請行

時虜人要索當初斥

出使之自首因致遷延於是四營將官軍

兵各露兵器來噪于行宮外請得斥和

臣與賊語極恃慢見者莫不懷懷蓋洪振

道申景禔等使李英達柳瑚嘆四營備為

此舉要脅君父且使異已者毋敢或梗

於出城之議其原實出於主和者之計也

於是先生啓曰朝廷將送斥和臣于虜

營以塞大禍當初首謀敗盟臣雖不敢自

當至於近日臣力爭于廟堂請勿送降書

且其書中有臣子不忍見之處臣不覺痛

哭手毀其草斥和之罪臣難獨免伏藁請

命傳曰卿之請命似過安心退去

廟堂將送赴虜營遂復食待

命某曰廟

堂抄勘

斥和臣鄭參判蘊尹大諫煌等十一人而
以先生爲首將送虜營先生不食已累日
困不能起至是強食待命臺諫力爭不
宜濫及多人遂只送尹集吳達濟兩人

上聞病重遣內醫視之○晦日上出城

先生扶出道邊望拜痛哭仍畱城中○二

月一日聞伯氏仙源先生殉節江都○七

日出自東門往安東豐山轉入鶴駕山西

羨洞先生始止豐山已而厭村居煩囂移

木石居有感懷四絕自註云平日親舊晏
然爲辭人役者多矣雖非本心亦可惜也

○先生始號清陰退歸石室又號石室山人至是嫌惡僞虜國號改以西礪老人

四月以 扈從勞錄加崇祿大夫上疏辭

不報

朝廷錄酬南漢扈從勞先生亦與焉上疏辭曰伏以臣本病人加以年老

諄眊預心於擢髮數罪之書失性於天地反覆之際形存神死有同土木無復有立

朝從仕之望轉輾流落朝夕待盡不意伏聞南漢扈從諸臣俱受賞加而臣名亦在

其中臣始焉驚疑終焉慚懼涉月經旬愈不自安方 駕住山城也大臣執政爭勸

出城而臣敢以死守之義妄陳 榻前臣罪一也降書文字所不忍見手毀其草痛

哭廟堂臣罪二也 兩宮親詣敵營臣既不能碎首馬前病又不得隨行臣罪三也

臣負此三罪尚逭刑章豈敢與諸臣之終
始羈勒者均蒙恩數也伏乞 殿下亟
收成命以昭勸懲之道如臣濫廁者必有
公論改正之事而遠伏荒野聞見未逮猥
此煩顛無乃謬乎且臣伏念寒暑不輟則
裘葛不可廢敵國未滅則戰守不可忘伏
願 殿下克勵薪膽之志增修保障之地
免使 國家再辱焉嗚呼母信一時之要
盟毋忘前日之 大德毋過恃虎狼之仁
母輕絕 父母之邦誰能為 殿下懇懇
陳戒哉夫以千里為隣人役古人所羞每
思先王萬折必東之語不覺泣涕霑衣
也伏願 殿下念之哉念之哉臣
狂惑迷亂又復妄發萬死萬死 秋右議

政崔鳴吉削先生名於枚卜

十一年戊寅

先生十九歲

復金念祖書

金果川念祖抵書勸

先生強起弭謫先生答曰示諭縷縷厚誼良至寧不知感然竊恠左右愛我之深而

知我之淺也僕前年徑退今日難進皆有其義但不敢索言以滋謫舌惟當漸知於

後世之叔度可儻未及瞑獲聞復讎著豐雪耻之議雖在九原猶有生氣也

岳問答

或問余應之曰駕出城之日子不從何也

是去順效逆之日大義所在一毫不苟國君死社稷則從死者臣子之義也如至

奉寇讎犯上國則極言爭之爭而不用則退而自靖亦臣子之義也古人有言臣

之於君從其義不從其令士君子出處進退何常惟義之歸不顧禮義惟令是從者

乃婦寺之忠非人臣事君之義也又問賊
退之後終不奔問此義何如余應曰變亂
之時流落草間不得扈從則賊退義當奔
問余則同入園中言不行而去之日之終
尚不可知何區區小禮之必拘乎子家羈
曰貌而出者入可也寇而出者行可也古
人於出入之際斷之以義有如此者又曰
子言大義不可苟則然矣世祿之家受曰
國厚恩獨不念祖宗之遺澤乎余應曰
吾之從義不從令欲扶二百年綱常者所
以不負先王教有之澤也我國素以
禮義聞於天下一朝遇難不能誓心自守
爭勸君父屈膝於寇讎之庭何面目見
天下士大夫亦何以見先王於地下也
嗟嗟今之人又作擬與人書其略曰金虜
亦獨何心哉

豕荐食虔劉我士民係虜我婦女傾覆我
四都劫奪我國寶通行我儲君汙辱
我效忠順於寇讎之庭其何可忍朝廷
雖過聽用事者之計姑與之順從而一介
狂妄欲守其志自屏於山野者亦出於聖
賢從義之訓自不知其非也僕本編性加
以老詩蒼黃奔問冬在圍中有言不入有
計不施終見奸兇之徒表裏煽動挾虜脅
君賣國自功崩心之痛結爲大病銘
宣祖萬折必東之教感神宗再造小邦
之恩彷徨中谷泣血焦乾飢渴之不知恤
霜露之不知避日夜所自誓於心者直欲
一劍斬單于頭剖奸臣心上以慰祖宗
在天之靈下以洩舉國無涯之憤而力有
不能得其意誠可愍而其情誠可哀也有

夜起獨行詩先生自丙子以來居常憂悵

暑有詩曰南阡北陌夜三更望月追風獨
自行天地無情人盡睡百年懷抱向誰傾

四月往湖西哭仙源先生几筵有祭秋掌

令柳碩等論啓請極邊安置遂還豐山待

命時南以恭乘銓引用不靖之徒布列臺

碩等兼欲乘時修卻啓曰君臣之義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死生榮辱理無獨殊豈可

以運之汗隆君父路不測之危臣民同罔
下城之日

極之痛先身後君義所不敢出而金某
抽身遠走會不願戀時事稍定竟闕來觀

偃息偃地越視王室自以為潔身全節
不事汙君鼓扇異論彰國之惡人臣之
義埽地盡矣要名販君樹黨誤國特
金某之餘事耳其無君不道之罪不可
不懲請命極邊圍籬安置答曰論罪
太晚置之無妨持平李海昌時在告中還
出獨啓請削碩等於仕版副提學李蔡等
又上劄請罪碩等自上連下嚴旨大司
憲金槃停啓仍請罷碩等官略曰國家
遭罔極之變為宗社大計不得不權
以紓禍而苟無一線守經之論惡在其東
方禮義之稱也金某當天地變易之日不
忍主辱敢為死守之論其論不售求死
不得既以永訣於聖明所以不覲於
還宮之後其情可悲烏可執以為罪乎碩
等構成極罪必欲置之重典其乘時逞憾

之狀在所難掩況不事汙君之說苟非出於金某之口則爲臣子者所不敢筆之於書而碩等急於構罪自爲是語此何心哉時朴啓榮李炁鄭之虎崔繼勳李汝翊李道長權濤朴守文朴敦復洪瑱李雲裁李慶相任孝達申濡李稠金壽賢等附碩論相繼十月持平李道長等再發前論請中

論請道付處○二十一日命罷職○十一月

李炁等請遠竄○初三日命削奪官爵

十二年己卯先生七十歲十月與諸族人會奠于

五代祖以上諸墓先生八世祖典農正七世祖閭門奉禮公墓在

豐山六世祖北安公墓在醴泉稷谷五世
祖判官公墓在於驛洞代序迭遷節祀未
舉遂與宗族謀置祭田立享儀每年十
月會族人就墓行事有追遠錄序等篇

還給職牒繼下叙命○上疏請勿以兵

助虜西犯時清虜將犯天朝劫招我師

慨然裁疏奉以告于祠堂其略曰伏以臣

積毀砭骨分甘投荒伏蒙天地父母之

恩行譴既免職牒繼還偃息田廬沒齒為

期自念老病餘生朝夕待盡無以報盛
德之萬一惟日夜感激涕泣而已頃者伏
聞上侯違豫久未復常臣子之心雖切
憂慮素昧方技末由效誠近日又聞道路
言朝廷從北使之言將發兵五千助瀋

陽犯大明臣聞之驚惑未定不以爲然
夫臣之於主亦有可從不可從子路冉求
雖臣於季氏孔子猶稱其有所不從當初
國家勢弱力屈姑爲目前圖存之計而以
殿下撥亂反正之大志卧薪嘗膽今已三
年于茲雪恥復讎庶幾指日可望豈意愈
往愈微事事曲從終至於無所不至之地
乎自古無不死之人亦無不亡之國死亡
可忍從逆不可爲也有復於殿下者曰
人有助寇讎攻父母殿下有司治
之其人雖善辭以自解殿下不赦必加
以王法此天下之通道也今之謀者以爲
禮義不足守臣未暇據禮義以辨雖以利
害論之徒畏強隣一朝之暴而不懼天
子六師之移非遠計也自丁丑以後中
朝之人未嘗一日忘我國特恕其亡救

而敗拜戎非本心也關下列屯之兵海上
樓船之卒雖不足於掃殪裘復遼疆而其
於禁我國之為梗則有餘也若聞我
國之人為偃鬼於虎前問罪之師雷奔霆
擊帆風一日直到海西畿島之間毋謂可
畏者獨在於瀋陽也人皆曰彼勢方疆違
之必有禍臣以為名義至重犯之亦有殃
與其負義而終不免危亡曷若守正而俟
命於天乎然其俟命者非坐而待亡之謂
也事順則民心悅民心悅則根本固以此
守國未有不獲其佑者也我太祖康獻
大正舉義回軍建二百年鞏固之基宣
祖昭敬大王至誠事大被壬辰年極濟
之恩今若弃義忘恩忍為此舉則縱
不顧天下後世之議將何以見先王於
地下亦何以使臣下盡忠於國家哉伏

望殿下赫然改圖亟定大計勿為強暴
所奪勿為邪議所誅以繼太祖宣祖
之志以副忠臣義士之望臣受國厚恩
久從大夫之後雖在廢退當此國家莫
大之事義不可泯默前日柳琳之行臣居
遠事迫未及獻言茹恨在骨至今耿耿
敢不避忌諱輒陳愚悃恭竢鈇鉞之
誅伏願殿下垂察焉不報

十三年庚辰

先生七十一歲

十一月承

朝旨將赴

瀋陽告辭家廟某日發豐山

虜差龍骨大等出來灣上

招領相洪瑞鳳吏判李顯英等問曰本
國有金某者不受官爵不用大國年號云
有之乎又問此人同入山城不隨駕下
城遠往他處指教年少輩上疏斥和云然

耶領相以下慌惚失措不敢為先生生地都
承旨申得淵亦在招問中持先生以求自
脫於是朝廷促先生星夜就道先生聞
命即行其告廟文曰竊位于朝妄效古
義將陷不測遠辭神位不勝感愴
用申虔告又有畱贈金希振詩
十二月

初九日過京城上遣中使賜御札貂裘

上疏謝先生行到城外上遣中使賜貂

臣從予遊者亦且多年義雖君臣情猶父
子也是以頃年退去猶極缺然意外禍生
竟至於此良由寡昧不賢之致言念及此
不覺淚下切欲相見難便未果卿須善對
以解其怒先生對曰小臣無狀不能終始
仰答聖恩臣罪萬死又上疏曰臣言無

少補身有遠行行過國門跡阻陛辭
中心耿耿感慕徒增不意淵衷曲體微
忱內使臨存天語惻怛玆裘接手暖氣
回春若登螭頭再覩龍顏雖死之日猶
生之年臣無任瞻天望闕泣血馳情
之至上於筵中下教曰見金某疏似
其手筆此乃永訣之意不忍見矣仍泣下
數行羣臣莫不感愴上問于大臣曰卿
等見某乎其意如何沈悅曰其人少無低
昂底意到彼言語之際不無觸怒之患親
舊皆以此戒之矣上曰然則略不動
心乎悅曰舉止閒暇無異於平日矣
八日到龍灣時龍胡催督甚急發送從胡
程十八日到灣上龍胡會領相諸人招先
生入先生布衣草屨著浩然巾携杖而前

敬卧於李顯英之右龍胡等問曰丁丑
國王下城之時獨以爲清國不可事不從
下城是何意耶答曰吾豈不欲從吾君
老病不得從耳又問丁丑以後除拜官職
一不受之至於還納教旨是亦何意耶
答曰國家以吾老病初不除職寧有還
納教旨之事耶又問助兵時何以以上疏
沮撓乎答曰吾守吾志吾告吾君而
國家不用吾言如此之事他國必欲知乎
龍胡遽曰兩國旣爲一家何以謂之他國
答曰兩國各有境界安可不謂之他國乎
卽使擡出別無嗔怒之色虜差悟木道曰
朝鮮之人言語之間專事媢媚此人應答
甚快最難老人云從胡等亦嘖嘖稱歎翌
日遂以先生渡江而去龍胡路二十六日
中獵得山鹿以二脚先獻先生

至瀋陽

十四年辛巳

先生七十二歲

拘留北館

正月初八日龍胡及諸胡

聚於一處送人質館邀

世子及使臣來會先置先生於大門外以虜汗命詰問如

灣上時先生答如前遂拘置北館

有雪窖集○十一月夫

人李氏在安東卒○十二月先生疾欲清

人使出住義州

先生患疾猝欲汗使龍胡審視使之出送拘留義州

在途護行胡差如遇險路輒下馬前立手扶乘車其尊敬之心終始不懈

十五年壬午

先生七十三歲

正月初二日到義州聞

李夫人訃設位哭成服如禮○上疏陳情

又上

世子書

有濟上諸詩附見雪窖集○先生常於生日倍切悲

愴不許家人獻觴適於是日主守送酒饌先生有感懷詩曰故山松柏鎖幽宮疇昔歡娛入夢中今日一盃誰為進白頭千里泣無窮

十六年癸未

先生七十四歲

正月虜又拘入瀋陽

賊臣

李娃潛商事發覺虜逮治鳳凰城娃告虜以朝廷機密以及於先生而冀自免朝廷執娃誅之虜差至執娃說詰問朝廷而回到義州復以先生北去自東

館某日移北館

先生始至寓東館一日龍胡等招先生至使人扶擁

而坐先生側身橫足龍胡以干預國事
指揮文臣主張殺炷等語為問答曰
家已定之事雖在何朝之臣尚不得更改
况被罪在外之人何可干預乎但李炷祖
子孫三世有負國大罪我為臺諫論啓
加罪李炷以此切齒銜毒常圖報復此乃
國人所共知也問畢遂拘北館○時崔相
鳴吉亦被拘執崔以詩說經權之意云湯
冰俱是水裘葛莫非衣先生次其韻曰成
敗關天運須看義與歸雖然反夙暮詎可
倒裳衣權或賢猶誤經應衆莫違寄言明
理士造次慎衡機又有咏魯仲連詩曰月
暈孤城晝暗塵邯鄲朝暮且降秦當
時不有先生議羞殺千秋萬古人
出寓質館龍胡等來詣世子館前招先

大需之典特爲放宥出生置世子館所近
處仍以解鎖龍胡使先生及崔鳴吉西向
謝命崔肘先生欲與之偕先生託以腰痛
終不爲禮龍胡強之而亦不動崔獨西向
四拜且跪謝於龍胡龍胡瞪目視先生者
久之先生遂肅謝於世子仍畱質館
上引見某官朴潢先是朴潢亦隨先生被
拘瀋陽至是自義州放還上問及先生
而不名曰金判書事始慮其必不得免矣
今幸得釋如是則彼之當初執去何意也
對曰炆之告變專委搆陷故有此舉矣
上曰前在山城此人所爲未安矣今番入
瀋他人皆失舉措而此獨全節至於國家
所賜銀子亦不用之還爲進納當初先生
入瀋時朝家賜白銀以爲彼中需用之
資其清剛可嘉潢曰臣與某年輩懸殊未

嘗服習今番入藩數年同處見其有過人者蓋死生在目前而不以為意至於再入之時益不動念矣上曰疾風知勁草此人亦有男子氣象矣他人則雖以等閒事入彼亦多失有雪害後集

十七年甲申

先生七十五歲

有雪害別集○四月

大明亡詩以痛之

流賊陷北京有帥臣吳三桂者邀虜人入山海

關

大明遂亡先生有詩曰鐵馬胡笳山

海

月紅看戰血漢宮春諸侯不赴驪山約

空

憶秦庭痛哭人又曰奉節朝周昔作賓

皇

恩如海到陪臣天翻地覆逢今日未死

羞

為負義人又曰愁聽荒雞半夜聲遼河

風

浪恨難平書生筆力慚無用誰慰天

清陰

先生年譜卷二

二十四

都九廟驚又次栗谷先生韻曰可恨又可
恨恨今天下拙訐謨久失安大命忽中絕
豺狼處都邑冠冕倒靴鞢偷生竄身徒錦
繡易短褐野老暗吞聲官兵多委骨萬姓
寄鋒鏑何忍獨苟活天皇天亦不仁子亾父
不恤可恨又可恨滔天起杪忽民力最所
惜費用宜搏節罔念稼穡艱山水代無逸
閣尹作阿衡倭幸爲傳說高皇萬世業
一朝同弃物太子及諸王倉卒不得訣
中華臣子痛反爲敵讎悅可恨又可恨夷
言喜轉聒趨騰誇馬足辛苦笑露筆深思
翻覆理得在創前失海內多賢藩周社應
再采大老載渭獵遺材收點瑟中興侔宣
正三捷見一月江南消息斷寸心增鬱結
所憂非我力憂端幾欲輟自然從中來眞
性寧可沒首陽邈難登隨處有薇蕨我屋

石室下歸騎何時發虛奏鍾儀音飽餐
卿雪威弧久未弦寶劒空在室羈形外銷
鑠憤懷中激切胡無百年運理豈後世屈
時聞達權論未終心已唏瞻彼赴海波日
夜長汨汨可恨又
可恨此恨終不減

十八年乙酉

先生七十六歲

二月還自瀋陽到西郊

上疏不報三月某日出石室

時清人新據北京送

還世子及諸質子先生亦東還到城外
上疏略曰臣逋慢積戾轉入坎窞撫心怵

惕尚未前白不敢冒進
渥加以重嬰疾病幾廢運動矯望
闕庭祇謝
楓宸

末由致身犬馬之齒已迫八旬測景視晷
朝夕懍懍一投田廬永隔
天日尺疏緘

辭但有涕淚待命十許日不報於是遂出石室

上下嚴批于

政院上疏陳情

政院啓曰金某遭罹患難終始不變辟立一節千古

罕比萬死重還無非義烈感動之致豈不大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亦足見我聖上

保護之仁培養之切也誠宜特賜慰諭以示嘉獎之意而陳情告退之疏亦未

批下此豈羣情之所望乎臣等竊聞金某恭歆玉音於城外爲日已久而今始退

歸郊圻白首孤臣生還故國咫尺楓宸竟阻瞻拜其於聖上崇獎節義之道

寧不歉然乎答曰此卿生還故國而又不到宮門是亦不屑就也予方愧報有何

慰諭之辭哉且上疏中別無欲拜之意而以竟阻瞻拜爲言不亦異乎又於諸宰

引見時連下未安之教先生不敢自安
上疏曰臣頃至都下寓身西郊引領向
闕且喜且悲欲進禁門一步地仰瞻
穆穆之容者豈有量哉顧臣昔年西去之
日初謂永辭於闕下而未有明命不
敢冒進當時豈知有今日也臣伏承中使
傳命不覺泣涕霑襟臣之此情鬼神監
臨今之歸也陳疏十日延佇郭外者亦以
未有明命不敢冒進清光固臣至願何
不得陳力就列一望清光固臣至願何
忍若是忍也若公言請見亦非臣之所敢
臣心炳炳一毫無飾第臣之家廟在於城
中臣一番展謁者誠以君臣父子之間恩
義攸分禮有時而不同故也臣立朝
狀平生言行不能見信於君父及遭
嚴威震薄乃敢仰首鳴冤此實臣之罪也

答曰卿其四月

昭顯世子卒入臨卽還

十九年丙戌

先生七十七歲

三月拜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左議政

時並卜二相故兼領先生直拜左相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傳三疏懇辭

不許

時門人宋時烈自湖西來謁仍畱十日先生時拈出近思錄要語與之

商確豐豐不倦因以詩贈行曰喜遇東陽過思論太極篇蓋用近思錄序中語也時

烈有記聞錄藏于家

上遣承旨敦諭勉入城謝

恩

先生嘗答人書曰聞新除告身不書審陽年號庶幾知我意果爾何憚一遭往

也來上劄乞退仍卽呈告 溫批不許三遣

承旨敦諭上劄辭祿仍請赦掌令李應著

時掌令李應著言事遠竄先生上劄曰國家旣與以言責之任是使之言也旣使

之言言而罪之誰敢復言自古亂亡之道非一而罪言者尤甚布在方策歷歷可指

目今變故多端人人疑懼不見之禍若在朝夕朝廷舉措尤當一一謹慎以鎮人

心豈宜遽施威又劄陳時務仍乞遞免怒重駭羣聽哉

略曰殿下當積年憂勤之餘值一時災厄之會變生宮闈致盡聖心始怒一人

終疑滿朝大臣殿下之腹心殿下疑之臺諫殿下之耳目殿下亦疑之元

首之所以尊臨安固以保四體者外是何
賴哉夫姜氏不順不孝得罪君父大臣
臺諫皆殿下素培養而信任之者義雖
君臣情猶父子言辭進退之際雖多過誤
之失徐究其心豈有一毫背殿下一而向
他人乎設令姜氏身在不過宮中之一
寡婦況今已死火冷灰寒君子喻義初無
私護之理小人喻利亦絕後冀之萌為彼
報復萬萬無此理者也殿下斷自今虛
心察理回日月之明廓乾坤之量收雷霆
之威親發德音昭告遠邇凡前後以言獲
罪者悉皆蕩滌赦既往之愆責將來之効
則人心胥悅國勢永固矣臣又聞漢臣
賈誼以識時務自許而其拳拳竭論者在
於輔翼太子真可謂知所本矣即今元
良得人萬民延頸進德修業此正其時機

會所關豈有重於此者哉見在宮僚必多名流彥上各稱厥職然更須博選廣求方正篤學聲實已著之人不限科目別立官稱俾得出入於資善之地則必多所益矣答曰劄陳之事無非愛君之誠予當體念而採施卿勿固辭卽置侍講院贊善進善等職召金六月上劄辭祿又陳情乞退略文敬集等六月上劄辭祿又陳情乞退略言無可採行不見信狂瞽之說不入於黻纁世俗之見動疑於進退官府文書輒有妨碍率義循勢兩無所屈不可立從仕伏乞亟許遄歸俾保晚節溫批不許章三十二上始許遞卽還石室○授

領敦寧府事

二十年丁亥先生七十八歲六月上疏辭領敦寧○

十二月又辭

二十一年戊子先生七十九歲十月有疾命內醫

視之上疏陳情命內醫往來診視屢賜藥物十二月兼

社稷署都提調辭不許

二十二年己丑先生八十歲三月復上疏辭社

稷提調不許○五月仁祖大王賓天

孝宗大王嗣位自石室入臨卽還○大臣

憲府陳啓請畱承旨傳諭于門外上疏

待罪司憲府啓曰領敦寧府事金某國

喪入來今將還去當聖上嗣服之初宿

德老成之人宜在朝廷凡典禮政令可

疑者有所考而卿士大夫有所矜式請特

爲懇畱以示敬賢好德之誠大臣亦陳啓

請畱特遣承旨敦諭則先六月復遣

生已出城矣既歸上疏待罪

承旨敦諭入城肅謝命引見又命以

肩輿出入闕內懇辭不許先生詣閤門

中官候于門扶而入慰諭勉畱曰先朝

之倚重厥惟舊哉予以否德忝此大位日

深憂懼須體至意畱輔國家先生辭謝不敢當將退又命侍官扶之上又稱手而送之傳于政院曰金領府事脚力不調行步不良依古事以肩輿出入闕內先生上疏辭七月承命潤邑仁祖大王不許

行狀以進

時左相李公景奭撰進仁祖行狀上教曰傳後無窮之文

不可無東里之潤邑領敦寧府事國之元老事無大小宜有所咨訪卿與之討論潤

邑使其詳審精密則似為允合矣因天災於是先生與李公會議添改以進

劄陳修省之道

略曰臣聞天以陰陽二德寓在政刑示人體行故王

者日食則修德月食則修刑各以其類應之星辰有變其所修之道亦不外乎此星

變之應似當允出於茲夫罰不當罪何事
非尤然而人臣之抱至冤莫甚於正言獲
罪上天之怒人君亦莫甚於罪正諫之臣
終古以來指不勝屈惟我大王勤
於敬天察於理國求言猶恐不廣改過猶
恐不吝當怒者賜之以和顏逆耳者聽之
如遜志二十年來仁聲惠政溢于簡策羣
下之心孰不欽仰適有李應著者職在言
路不量其身之微感荷不世之遇一上
封章重觸天怒投畀絕域二千餘里嚴
霜積雪死在朝夕遠近聞之莫不傷憐
大行王亦必有悔心之端而特未下成命
也至於李敬輿之至誠愛君洪茂績沈膺
之遇事敢言非但其言之不當罪其心之
爲國無他舉世無不言之無不惜之者
也大凡王者之政必先於順人心監於人

心之如何而天意可知竊聞近日上書者
皆指此數人爲言人心之所同於此亦可
見也優批嘉納命八月拜左議政上疏
量移李敬輿等四人

力辭又呈告至十一度許遞授領敦寧

府事

略曰臣之疾病實非偶然昔自山城

竄身荒谷無所寓懷或取涼嵌竇或濯熱
水際或夜息陰崖况惚與鬼神相見人多
疑臣不復成人當此之時潛銷暗鑠者已
不可紀無何數年之間又作異域之行彼
之所以待臣臣之所以自度十分無一生
理因此痿症極重又自丁亥以來仍添類
中氣盡力竭如此而尚可復就於陳力之
列乎且聞近日比使繼至臣義不與同堂

捐讓左右周旋伏乞亟劄論吏曹判書沈

賜鐫免俸得退保晚節

略曰夫東銓政本本亂而末

沈諮以累朝舊臣受國重任不畏公

議專用私情其一家子弟有相避之人公

然除吏不止一二旁觀者惡其專輒奔競

者籍為口實聖明在上豈容聽其自恣

以墜憲章也上即命九月大行王發

推考臺諫又論罷其職九月大行王發

引病未陪往上疏請削職名不許○十

月卒哭陳疏乞退不許出住東郊疏

曰山陵甫畢大事稍完如臣無用分宜

丘壑伏乞退之以禮俾蒙帷蓋之賜

上再遣承旨敦諭曰予之望卿不翅若柱石縱不係戀乎予之無德獨不念先朝累世之恩乎茲遣近臣諭予至意以冀一畱先生不得已承命會北人入城先生姑出東上疏辭祿不許遣史官特下郊村舍

召旨明日入城

命引見

時北人入城數日

引見先生進曰臣既得入侍欲仰瞻顏上曰起坐而觀之先生少坐而還伏

曰昔宋帝見歐陽脩而曰年紀幾何刀衰白至此今臣年至今固已衰朽仰瞻天

顏亦非昔比想多憂慮而然自上春秋方盛唯願日夜熟思治安之策古語曰凡

事有時過則難為聖慮其及於此乎上曰受祖宗付託之重非無願治之心

才疎德薄日夜耿耿先生曰諸葛亮有言
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宜伏望聖上益
礪此心日漸長進則宗社之福也時申
冕等有遠竄之命先生啓曰近來朝廷
間人心風俗日漸可憂在臣衰頽之念
固願有振肅之舉第此五臣者雖有自
取之失遠竄國之重典豈可輕施如用
減等之律則得其當矣又進曰臣親逢
際豈有休退之願而年已八十聰明筋
力無一可逮久此遲回廉恥有傷若
歸聖恩何量上曰雖在京邸緣卿老
病未能數見常以爲恨何言之至此先
生曰臣非文飾之言實出肝膈仍曰堯
舜之聖亦以知人安民爲難苟能知人
各當其任安民在其中矣近已開筵羣
臣之賢否庶可鑑別矣擇其可信者推
誠任之可

也民困已久矣邊事已疎矣苟能得人可
無此患上曰然知人帝堯所難豈可輕
言既知則當委用而知之果難矣先生曰
世無人才之說卽誣也自古有興衰興世
之所駕御卽衰世所棄之才也又曰民生
之困悴全由職吏故古之贊賢君必曰不
貸職吏蓋國有職吏則民生
莫遂乞嚴其法上皆嘉納十一月上劄

請令文武大僚各薦將材以備緩急

略曰

疊現邊備多缺今日之事殆不堪其憂臣
竊聞近日叨與武選而不解破的者頗多
名填砲籍而未曉藏藥者皆是平居若此
臨急何用沈機獨智之士埋沒於行間巧
辯善毀之流每出於人先宜乎高才之抱
屈而毅夫之飲恨也臣素與諸弁相疎老

而聞見亦絕未能舉一千城之材熊虎之
將人兼許自薦試其所長如有謀略邁倫
膂力超等技藝絕人者擢授顯任以示聳
動之舉勿論門地高下容貌壯弱惟務得
人勿限厥額若其恟於勢力溺於貨賄牽
於情面債事誤國者明法之下終難免
誤薦之律矣但末路之人毀譽顛倒風聞
之際虛實相半夫謀事在人又劄論銓曹
成事在天此又不可不察也

用人之失

略曰竊聞近日人言籍籍皆謂
銓曹用人不合公議至發於白

簡為銓官者亦安得自安而已乎彼長官
者時李公時白為判書素稱忠實廉簡同

朝之人所共知必無苞苴請託之累而直
以藻鑑不明過信人言以至於此其情可

恕而其實難掩合有早處以清賢路且臣
頃於楊肅敢陳不貸職吏以保良民之

說天聽似有俯採之意曾未決旬遽
下金汝水定配之命政官又以前兵使

安澈擬諸摠管至於蒙恩以為貪汙善
事者之勸由此觀之廉吏不足貴而貪官

真可上劄請畱前都憲金集時慎獨金公
尚也

先生以為為國之道在於銓長得人若
非金公無可當此者於是上劄曰伏見金

集儒門宿德老成端亮士林莫不嚮仰爭
喜聖明得致同朝疾病乘之陳情請歸

不空苟循其去以補新化也
上嘉納竟以金公為吏曹判書
十二月乞

暇埽墳不許已而引見慰諭
先生啓

心不懈常如對越上帝則天災民怨亦可弭矣上曰雷聲發冬大霧終日此必非偶然之致夙夜憂懼不知所為對曰霧氣昏暗陽氣不足之致扶植陽氣則陰氣自消矣一言而熒惑退舍古亦有之言語之間未可必期其如此誠心積久夙夜不解則天人之際豈不感應又曰人君常有扶陽抑陰之志而陰陽進退在於君子小人用舍之間用舍合於人心則庶見國家開泰之時也即今陽氣方長萬物得時體天乘時發號施令此固人心之望也上嘉納

二十三年

孝宗大

庚寅

先生八十一歲

正月

上疏陳

勸戒之意

略曰即今天開地裂時序大變而民情趨向未聞大異於前訛

言日興愚智同然政事號令之間未免重拂於公議其難安之狀可虞之勢比若立足於枳棘之中寄跡於冰泮之上未知國事之終如何也伏願
日新之聖德以母負之祖宗又上疏陳情付託之重臣民顙望之切
乞退慎獨金公議不合又恨先生不助已退出郊外屢疏辭職仍有指斥慎獨公不能安蒼黃出城先生上疏陳情仍乞退歸略曰無狀老臣喪失廉恥七十既退八十復進蠅營狗苟被人賤侮名爲感激
恩其實自利其身也小人有心識者先觀區區心曲安敢自飾也然而臣有大不堪之疾病又遭大艱虞之形勢此則亦必有恕其一二者也臣本無尺寸之長可以裨

聖德之萬一又無絲縷之細可以有益於

時務特以累朝舊物名忝遺籍置諸大

臣之列時賜顧問所以蹈蹙徊徨欲退

未決者也目今國勢日益危急臣病日

益危苦而右相以言不行引退左相以改

葬之服久退領相獨賢身當衆務雖曰年

富力強若大厦之一木又何可獨恃也伏

望殿下召回不忤之良弼竝任剛大之

賢輔亟召負士望之重臣使之同寅協恭

以濟國事先退無所用之老物以清

端二月乞暇埽墳還石室特命給馬且

賜祭需米豆內醫齋藥隨行玉堂諸臣及

疏請畱先生朝辭之日命引見先生

曰卽今時事艱危正是殷憂啓聖多難興

邦之曰自 上恐懼修省則可以答天譴
慰人心矣古人告其君曰母得罪於羣臣
百姓人君以順人心為務則堯舜之治亦
不外此矣舜贊堯之德特稱舍己從人豈
非兼聽則明也所謂聖益聖者此也羣臣
之言雖有過中訐直者自 上皆容而受
之則人心咸服 五月入赴 仁祖大王練
矣是日還石室
祭仍陳疏乞骸疏略曰臣筋力柴盡分當
之勢陰陽操縱顯示抑揚儻或遲回必將
辱及同朝可勝言哉可勝痛哉伏乞 聖
明早賜骸骨俾得歸死父母丘隴之下時
賊臣自點輩仇嫉士類以先生為領袖必
欲甘心而後已至內謀逆亂外通北人用
賕行讒於是北使繼至禍機叵測 朝廷

曲加彌縫以故事皆已

命除本州田稅月給祿俸

上疏辭七月又辭

不許

先生禁家人作農曰食祿之家

不空復事農業也

再疏乞致仕

不許

司諫張應一上疏論

事有天下大老亦主朋比之語蓋指先生於是玉堂憲府文章請罪應一命只遽其職連下未安之教先生不敢自安再疏乞致仕不許冬又辭

二十四年辛卯

先生八十二歲

正月辭職

不許○

五月入赴

仁祖大王大祥上疏辭退仍

陳謹天戒恤民隱之道又上疏辭職還石

室

二十五年壬辰

先生八十三歲

六月疾疴

遣御醫

診視二十五日乙丑

夏二終于正寢有遺書

先生曾在壬戌手書遺戒至是命仍用其書有曰墓前勿立碑只樹短標書鄉貫姓名喪祭吉祭毋得豐侈以美沒禮祠堂未復舊制一心茹憾俟一家物力可為先立祠堂一如舊制以成吾意初喪治棺勿高大衣衾僅周於身凡窆具務從儉制以毋負余平生之志靈寢置筆硯及常所讀書冊數秩此外亦有教戒數條先生畱審館嘗自草墓誌其系曰至誠矢諸金石大義懸乎日月天地監臨鬼神可質斲以合乎

古而反鑑於今嗟百世之後人知我上遺
心後命勿用其文只刻此系於墓石
疏先是先生寢疾構遺疏命子弟書之至
累朝之恩獲躋崇班茂效涓埃徒積罪戾
丙丁以來絕意仕宦中覓禍患備嘗艱難
不意先王起之田廬致于台司感激
恩命黽勉一出而積釁塗生無望陳力退
伏松楸沒齒爲期逮遇聖明過被殊渥
區區之心只欲明揚士類振舉綱維以補
新化之萬一不幸事與心違志未少伸辜
負聖明狼狽而歸疾病憂傷轉輾沈痼
及至今日大命垂盡再覩龍顏此生已
矣瞻望宸極祇增隕結伏望殿下益
礪初服之志不替好賢之誠登進善類以
出治道克修實德以恢大業丕基我東方

億萬年無疆之休則臣雖在九原庶無遺恨臨簣氣短不知所云傳于政院曰天不憖遺喪我元老痛悼殊切覽茲遺疏辭意懇惻訓戒至此為國忠赤至死采篤痰用敬歎可不服膺焉予已巳上遣承旨不任悲愴以諭近侍耳

李惕然致吊

上將素服舉哀議于大臣某大臣不能將順事竟不行

甲遣校理沈之漢致祭王世子亦遣

宮官吊祭賻贈○八月十八日丁巳禮葬

于石室先兆內癸坐丁向之原

太學諸生會于京城

舊第望哭且致賻物及葬遠方之士未嘗造門者亦多來哭操文以祭而去

二十六年癸巳

廷臣請

贈職賜謚

命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世子師太常議謚曰文正

謚法勤學好問曰文

以正服之曰正○時廷臣請依李文
絕例不待謚狀而易名上特許之

二十九年丙申楊州石室書院成十二月十

四日奉位版與仙源先生並享

時議者以爲先生身

任大義使我東方有辭於天下其功盛矣
宜享於道峯書院以侑趙文正先生或以

爲仙源旣享於是院先生不宜別享他祠
議竟不行○尤菴宋文正公撰廟庭碑曰
聖人作春秋垂空文而孟子當之於一治
之數夫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而若論其
大經大法則莫過於尊周而攘夷矣天下
未嘗不亂而亂之旣極則天必生已亂之
人而其人無有土地之基本人民之勢
力則亦只因聖人之空文以明夫大經大
法而於是乎人類異於禽獸中國免於夷
狄則是亦一治而已矣蓋當我崇禎皇
帝丙丁之間天下之亂可謂極矣我石室
先生身任禮義之大宗以樹綱常於旣壞
至於衆人不憚爲偃鬼之議則又有以明
言其不然於是其言愈屈而其氣愈伸其
身愈困而其道愈亨以故其亂愈甚而其
治愈定退之曰向無孟氏則皆服左社而

言侏離其信然矣夫蓋先生既沒而中外
章甫建祠於先生舊居之傍大江之濱而
以先生伯氏仙源先生臨亂立懂用扶世
教竝奉神牌而右享之蓋經始於甲午五
月安侑於丙申十二月十四日噫若石室
先生所謂千百年乃一人者而又得仙源
先生於一家之天倫噫其盛矣嗚呼治亂
者陰陽之理也聖人既贊大易以見陽不
可終無亂可以復治而又作春秋以垂治
亂之具是道苟明則斯可謂治矣豈可以
積陰蔽於九野而不謂陽德之昭明於下
也故春秋雖曰因亂而作而天下之治未
嘗無也雖然春秋旣曰文成數萬其指數
千則聖人之微辭奧義雖不可得以知而
惟尊尚京師之義則炳如日星雖瞽者
亦見之矣今與後之人凡入斯院升堂而

鼓篋者欲知先生之道則只將聖人筆削之義好強通其所難通而只於天理王法民彝物則之不可易者講而明之則雖使聖人家奴復出於地下亦可也然後乃知先生之功之大而天之所以生先生真不偶然矣嗚呼是豈易與俗人言哉

三十一年戊戌關西士人建鳳鳴書院于定

州與仙源先生竝享

仙源先生曾莅本州而先生久畱灣上關

西士子立祠竝享焉

三十四年

顯宗大二年

辛丑七月配享于

孝宗

大王廟庭

教書曰

禮既舉

王若曰載

脩情

陳

肆將外除之餘哀庸體右賢之先志
某三朝元老一德宗臣正直公忠爲百
僚之儀範文章學業聳一代之觀瞻氣像
則砥柱頽波心事則青天白日當倫紀數
絕之際扶得萬古綱常在風霜危迫之辰
儼然千仞壁立方知忠信篤敬變貇可行
至於風采激揚朝野想望位躋台鼎德業
彌彰身退郊扉忠悃益篤安危旣係其出
處恩禮豈間於死生金集云云今茲羣議
之博採益見二人之共貞思德音之不瑕
凡凡赤鳥想清儀之如玉皎皎白駒嗟君
子沒猶畱名人所共慕矧寧考常欲置
側予亦詳知隙駟難畱纔畢停廬之制玉
爵始裸合備侑座之儀言其契合則如彼
其隆考其德行則如彼其卓式据今興通
侈殊章茲以卿等配享孝宗大王廟庭

於戲想像平生如在左右畱傳百祀永示
同德之休培衛千秋庶垂陰隲之祐○家
廟之制致祭教書巨儀王若曰巨創終三年
之制誕舉陞祔之儀寧考有一德之臣
宜陟配食之列寔循輿望用侈殊章惟卿
峻潔而清直方而大專兩間至剛之氣鐵
心石腸挺萬世特立之標金聲玉色薑桂
之辣已著昏朝以前松栢之貞乃知歲寒
然後逮聖祖之改玉見君子之得與數
進昌言咸推諍臣之首獨持清裁蔚為正
論之宗灑血危城孤節炳三韓之日月
身荒谷至誠同萬折之江河以仲連東海
之蹤就季孫西河之館乾坤震盪不可奪
其寸心昂鑊森羅夫豈動吾一髮信國不
死幸脫燕獄之囚伯夷復生真符宋大之
語屹若砥柱之孤峙歸然靈光之獨存大

義精忠卓絕千古烈士名相合爲一人事
業在於邦家良史青編之筆文章發於性
情清廟朱絃之音達尊兼三有大老於天
下禮敬無兩倚宗臣於朝端魚水之歡方
隆箕尾之騎何遽先王嗟一老之不慙
辰日之慟旣滾小子既多難之未堪丙夜
之思彌切蒼梧之歲月荏苒曷極霜露之
悲白楊之泉路荒涼無復霖雨之佐茲當
禰廟奉躋之禮載升閔宮從伯之班司勳
徵大烝之文崇報斯在召公配武王之室
典常可追祭祀攸同信君臣之一體幽
明罔間况風雲之再逢若稽與饗之碩輔
元功實鮮如卿之偉烈盛業茲以卿云云
於戲惟是春秋寔多之事固莫重於陪庭
矧茲光嶽精英之靈稟若見其奉衛撫今
昔而增感瞻禴祀而罔愆嘉乃曠古之風

徵永脩祀豆香火延我
上之陟降以保子孫黎民 在

四十一年戊申濟州人以先生竝享于橘林

書院

四十三年庚戌定平人以先生追享于望德

書院

五十八年

肅宗大王十一年

乙丑鍾城人以先生追

享于鐘山書院

七十一年戊寅義州人以先生追享于高句

麗國相乙公巴素祠宇

七十三年庚辰 命追享先生于南漢顯節

祠先是癸酉年建祠以享洪尹吳三學士

在三年學士之右

八十一年戊子嶺南人建西山書院于尚州

仙源先生曾莅本州故本州士子立祠並享先生焉

八十二年己丑安東府使李正臣立碑于安

東鶴駕山木石居遺墟

芝村李公喜朝撰碑銘

八十六年癸巳義州府尹李裕民立碑于義

州壽星村遺墟

壬午年先生之出住龍灣也徐右相景雨李判書顯

英同住一村先生相與酬唱命其村曰壽星蘇公斗山為府尹時曾立碑矣年久刊
弊李公為府尹改以他石觀察
使閔公鎮遠撰陰記以豎之

百二十二年

今十五年

已巳四月

遣禮官

致祭于顯節祠

肅廟甲申築大報壇於後苑祀

神宗皇帝至是增

築二壇並祀
毅宗皇帝仍

太祖高皇帝及
命致祭焉

百二十九年丙子正月

遣禮官致祭于顯

節祠

以南漢被兵之歲特命致祭

百三十七年甲申正月

遣承旨致祭于顯

節祠

是年即皇明淪亡之歲也特命

孫一體同赴名以忠良科仍下教曰既

命設科宜思其本忠烈祠顯節祠祭文當

製下遣近侍致祭其祠宇圖進御製祭

文曰睠彼南漢有廟斯屹百歲瞻仰巍巍

卓卓忍言曩時皇運如髮忠憤所激猗

歟特立前後抗章森嚴義烈昔宋文山復

見東國萬古綱常忠魂毅魄褒節建祠一

宇服食再逢君難吁嗟望八何以瀉懷忠

良科設先命近侍慰靈斟酌靈豈其昧感予歆格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二

百二十二年己巳四月

遣禮官致祭于顯

節祠

肅廟甲申築大報壇於後苑祀

宗皇帝至是增築二壇並祀太祖神

高皇帝及毅宗皇帝仍命致祭焉

百二十九年丙子正月

遣禮官致祭于顯

節祠

以南漢被兵之歲特命致祭

百三十七年甲申正月

遣承旨致祭于顯

節祠

是年即皇明淪亡之歲也

特命

孫一體同赴名以忠良科仍下教曰既命設科宜思其本忠烈祠顯節祠祭文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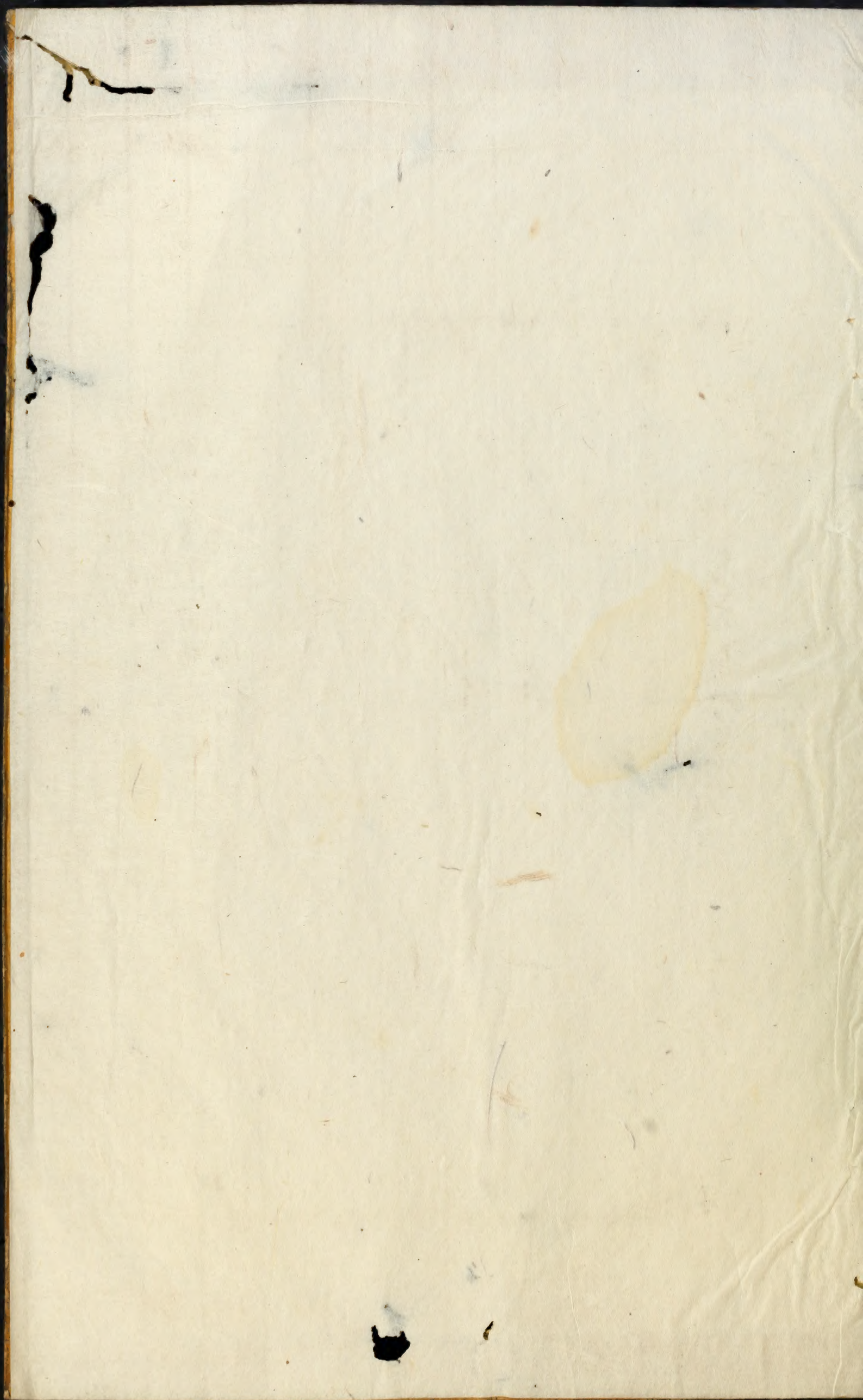
製下遣近侍致祭其祠宇圖進御製祭
文曰睠彼南漢有廟斯屹百歲瞻仰巍巍
卓卓忍言曩時皇運如髮忠憤所激倚
歟特立前後抗章森嚴義烈昔宋文山復
見東國萬古綱常忠魂毅魄褒節建祠一
宇殿食再逢涸灘吁嗟望八何以瀉懷忠
良科設先命近侍慰靈斟酌靈豈其昧感予歆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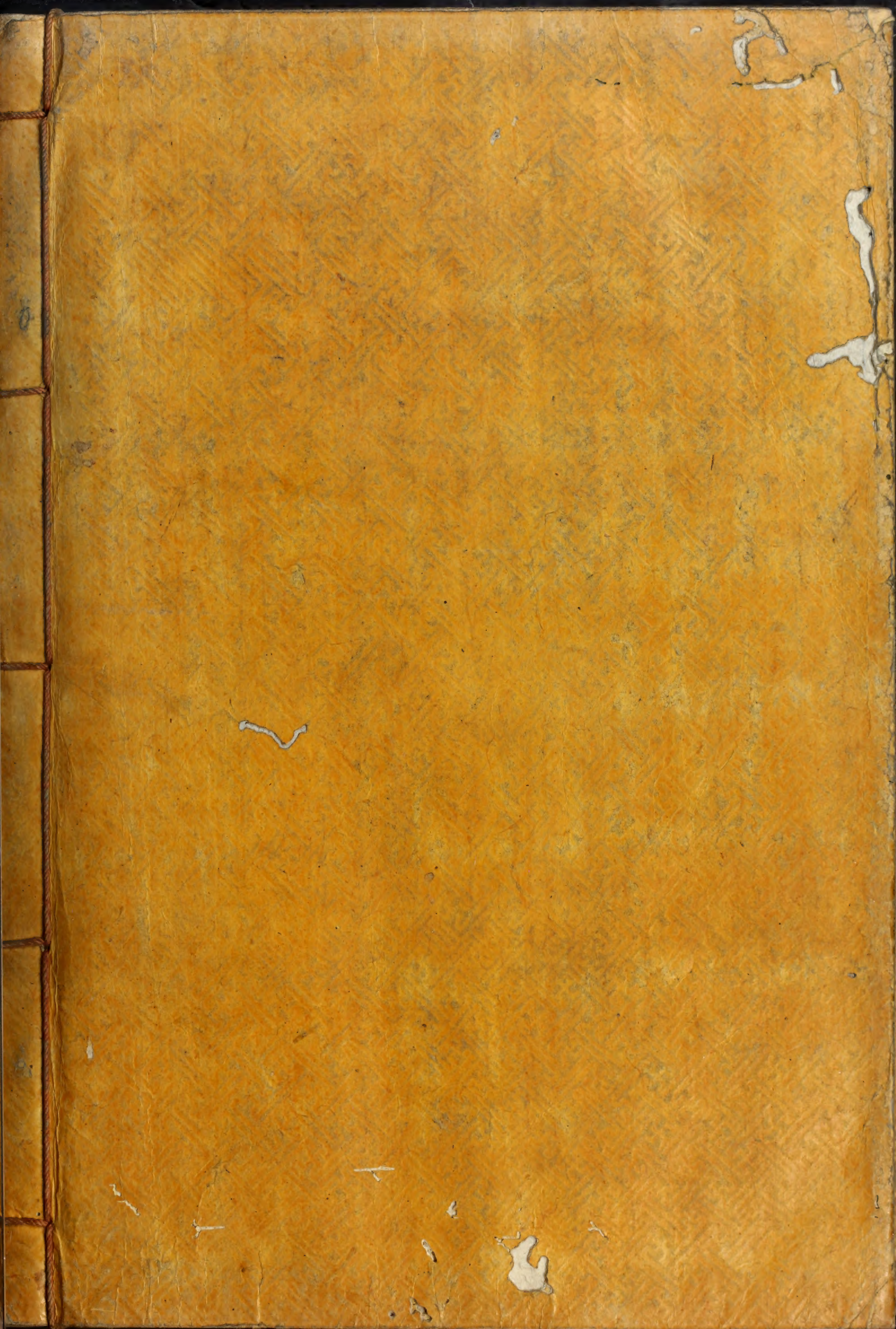
清陰先生年譜卷之二

日暮江頭

臣力無何

右先生殉義時作也尤庵集崔靈光琢墓表曰
余入黃澗之深谷日夕相從道語世變而慷慨歔
歔一日指壁上所書曰此仙源相國取義時語公
泣下不已







譜年陰清